

後漢書

冊子

縣民社鄉民利在

藝 初級社時候美像

威 南門園新這以

司 遠 縣 民 讓 社 作 像

1254999999  
1254999999

後漢書卷八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虞傅蓋臧列傳第四十八

虞詡傳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

武平故城在今亳州鹿邑縣東北鄜元水經注

云武平城西有漢尚書令虞詡碑題云祖父

經為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

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

國卒至丞相

前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其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決曹所決皆不恨為之生

立祠其門閭壤父老方共脩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

必容駟馬高蓋車我決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

相孫承為御史大夫也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

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爲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

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脩府拜郎中

漢官儀曰脩字伯游襄城

也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

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

將兩無所保護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脩曰竊聞公

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

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旣棄卽以

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

彥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

說文曰彥傳言也前書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

出將秦時鄒白起頻陽王翦漢興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上邽趙充國狄道辛武賢皆名將

也丞相則蕭曹魏類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

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

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

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

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席卷言無餘也前書曰雖雲徹席卷後無餘災也雖

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

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疽疔也

也脩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

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

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四府謂太尉司徒司空九卿謂太常光祿衛

尉廷尉太僕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等也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

子弟皆除爲冗官冗散也音反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

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

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

慰之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

傷詡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

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

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

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

伯威援族孫也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

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講之知其無

能爲也譎當作朝歌者韓魏之郊韓界上黨魏界河

也背大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敖倉在滎陽而青冀

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臯斷

天下右臂右臂喻要便也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

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闔而已闔與礙同

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

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

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

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

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緹縫其裾爲幟幟記也續漢書

曰以緹縫其裾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

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

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衆數千

遮詡於陳倉嶠谷詡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

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

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

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孫臏爲齊軍將與魏龐涓戰使齊軍入魏

地爲十萬龍明日爲五萬龍明日爲三萬龍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法入吾地三日士卒亡過

半矣事見史記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前書王吉上疏曰古

後漢書卷八十八 列傳 三十一 中華書局聚

者師行三十里  
吉行五十里

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

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

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臍見

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

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東南有赤亭水也

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

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

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

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

一作西

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

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

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

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

占相地執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



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

致一

廣雅曰僦賃也音子救反僦五石也

謂用五石賃而致一石也

案行川谷由沮至下辯

沮及下辯並縣名沮今興州順政縣也下辯今成州同谷

縣也沮音七余反

數十里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

續漢志曰下辯東三

十餘里有峽中蓄泉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溢沒秋稼壞敗營郭詡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鑿去石

利歲省四千餘萬詡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聚荒餘

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

倍於前

續漢志曰詡始到穀石千鹽石八百見戶萬三視事三歲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流人還

歸郡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

坐法免永建元年代陳禪爲司隸

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

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爲苛刻三公劾奏詡盛

夏多拘繫無辜爲吏人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

之堤防刑罰者人之銜轡記曰夫禮禁亂之所自來也故

以舊防為無用壞之者必有水今州曰任郡郡曰任

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

發舉臧罪非一二府恐為臣所奏三〇劉歆曰案上文

為也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韓詩外

府也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

賢而退不能進彌子瑕不肖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進

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乃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

瑕而退之徙殯於正順帝省其章乃為免司空陶敦

漢官儀曰敦字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執每請託受

取詡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

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

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  
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震為樊豐所語

而書奏防流涕訴帝詔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

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詡曰寧伏歐刀以

示遠近歐刀刑人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

乃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謂順

太子被江京等廢為濟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

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爲陛下

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

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史記天官書曰虛危

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下詔出詡還假印綬時防

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向不下殿防不得

已趨就東箱埋蒼云箱序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

阿母求請阿母宋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

證詡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

後漢書卷八十八列傳五十一中華書局聚

顛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

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

或黜即日赦出詔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

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二

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為義錢託為貧人儲而

守令因以聚斂詔上疏曰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

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匆匆不絕謫罰吏人至數千萬

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

錢給貸貧人走卒伍伯之類也續漢志曰伍伯公入

自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纓武官伍伯文官

時車鈴下侍閣門蘭部署街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

所典領率皆赤幘絳繡繡即今行鞭杖者也此言錢者

令其出資錢不役其身也○劉歆曰注街走卒又赤

幘絳繡案後漢志街下有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  
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詔章切責

州郡謫罰輸贖自此而止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

縣令之枉

寧陽縣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冀丘縣南也

積六七歲不省主

簿乃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

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

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詡駁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

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憊之人不足多誅帝

納詡言答之而已詡因謂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

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爲理豈臣下之義君

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詡又上

言臺郎顯職仕之通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

宜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及諸奏議多見從用詡好

刺舉無所回容

回曲也

數以此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

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初遷尚書令以

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  
曰吾事君直道行己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  
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  
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恭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 傅燮傳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

靈州縣也

本字幼起慕南容

三復白圭乃易字焉

家語子復白圭之

對衛文子曰三

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

王肅注云玷缺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

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一日三復慎之至也

身長八

尺有威容少師事太尉劉寬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

喪乃棄官行服後爲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

劉

敬曰案嵩傳此少將字

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旣行因上疏

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

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

左傳曰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璜戩擣摛戴

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連謂之八禮高辛氏有才子  
八人伯翳仲翬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  
八元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

魏黃巾亂於六州皇甫嵩傳曰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

此云六州蓋初起時也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戎

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尅黃巾雖盛不足爲

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

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闡豎弄權忠臣

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

甫始也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

器韓子曰冰炭不同器而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久寒暑不同時而至也

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

甘茂對秦武王曰昔曾參之居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

又告之其母自若也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之信也三人疑之其母懼

後漢書卷八十八列傳七中華書局聚

馮見史記也市虎成於三夫援傳見馬若不詳察真偽忠臣

將復有杜郵之戮矣

免起與應侯有隙構之秦昭王

陽西門十里至杜郵使期劍自裁見史記案杜郵今咸陽城是其地鄼元注水經云渭水北有杜郵亭也

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

殛音紀力

反殛亦誅也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

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

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

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譖之

續漢書曰燮軍

斬賊三帥下己張伯梁仲寧等功高為封首

靈帝猶識燮言

識記也音志

得不

加罪竟亦不封以為安定都尉以疾免後拜議郎會

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

徒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

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燮廷辱



大臣帝以問燮燮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爲上將

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

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于名也前書

曰季布爲中郎將單于爲書燮呂太后呂太后怒召

諸將議之將軍樊噲曰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

將皆阿太后以噲言爲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

帝兵三十萬困於平城噲特亦在其中今奈何以十

萬衆橫行匈奴中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

鄜商別定隴右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定北地世宗

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匈奴右臂前書武帝置

張掖敦煌謂之四郡劉歆等議曰孝武帝北攘匈奴

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尊其肥饒之

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

宛并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高燮羌裂匈

匈奴之右臂燮音而遮反○劉歆今牧御失和使一州

曰注以高燮羌案高當作鬲

叛逆海內爲之騷動陛下臥不安寢烈爲宰相不念

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

後漢書卷八十八列傳

八中華書局聚

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

說文曰衽衣衿也

士勁甲

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

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由是

朝廷重其方格

方正也格猶標準也

每公卿有缺爲衆議所歸

頃之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

甄舉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

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

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延謂燮曰南容少答

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

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

憚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

一作出

爲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明知人

劉放曰案文明當作名聲之誤也

明雖可通但前舉燮孝廉及津爲漢陽與燮交代合

後多云名知人

符而去鄉邦榮之津字文淵南陽人燮善卹人叛羌懷其恩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

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爲通姦利士人怨之

漢官

曰同隸功曹從事郎治中也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

國韓遂等燮知鄙失衆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

未知教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今率不習之人

越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

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

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

挺挺解也必謂我怯羣惡爭執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

之人討已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爲萬全之

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爲使君不取鄙不從行至狄道

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

後漢書卷八十八列傳九一中華書局聚

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

○劉劭曰時北

胡騎數千案文少一地字下文云皆夙懷燮恩共於

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

燮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進諫曰國家昏亂

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

里羌胡燮北地人也先被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

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

言未終燮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幹集曰幹汝

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左傳曰曹公子臧曰

守節下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

賢史記曰伯夷孤竹君之子也武王載文王木主伐

紂殷既平伯夷恥之義不食周粟遂餓死論語子

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

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孟子曰養吾浩然之

也氣食祿又欲避其難乎

左傳曰子路曰不避其難也

食吾行何之

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

嬰程

解見馮衍傳

幹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

泉太守黃衍說燮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

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勳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

意爲吾屬師乎

師師也尚書曰君作之師也

燮案劍叱衍曰若

剖符之臣反爲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諡

曰壯節侯幹知各位至扶風太守

蓋勳傳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

廣至縣名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今謂之縣

泉堡是也

家世二千石

續漢書曰會祖父進漢陽太守祖

官至安定屬國都尉

初舉孝廉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

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

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

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

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繼食

鷹鳶欲其驚繼繫也廣雅曰驚執也蒼頡解詁曰爲鵠也食音嗣驚而亨之將

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

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續漢書中

平元年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酒泉黃雋被徵失期

梁鵠欲奏誅雋勳爲言得免雋以黃金二十斤謝勳

勳謂雋曰吾以子罪在入議故中平元年北地羌胡

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因軍興斷盜數千萬

斷謂勳固諫昌怒乃使勳別屯阿陽以拒賊鋒阿陽縣屬

天水郡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邊章等遂攻金

城殺郡守陳懿勳勸昌救之不從邊章等進圍昌於

冀昌懼而召勳勳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阿陽及

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

劍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爲將扞之仍令龍臣莊賈監軍與穰苴期旦日會賈素驕貴

夕時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今之從事豈

重於古之監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勳卽率兵救昌到

乃誚讓章等責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

言以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

而去昌坐斷盜徵以扶風宋梟代之續漢書梟字作泉也梟患

多寇叛謂勳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

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勳諫曰昔太公

封齊崔杼殺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崔杼齊大夫齊莊公先通其妻

杼殺之慶父魯莊公弟莊公子開立此二國豈乏學是爲潘公慶父襲殺潘公並見史記

者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爲非常之事旣足結怨一州

又當取笑朝廷勳不知其可也梟不從遂奏行之果

後漢書卷八十九 列傳 十一 中華書局聚

被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徵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

於畜宮

前書尹翁歸傳曰有苑師之屬故曰畜宮畜

音許救反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爲羌所破勳收餘

衆百餘人爲魚麗之陳

麗音離左傳曰王以諸侯伐

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繕

杜預注曰此魚麗陳法也羌精騎夾攻之急士卒

多死勳被三創堅不動乃指木表

表標也

曰必尸我於

此句就種羌滇吾

句就羌別種也

素爲勳所厚乃以

兵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爲負天勳仰罵

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下馬

與勳勳不肯上遂爲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敢加

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卽表勳領漢陽太守時人

飢相漁食勳調穀稟之

調糴發也

先出家糧以率衆存活

者千餘人後去官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



何苦而反亂如此勳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

勳帝又謂勳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

以餌士何如中藏謂內藏也勳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國語

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韋昭注曰耀明也觀示也今寇在遠

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祗黷武耳左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謂武殺

敵為果毅也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時

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勳謂虞紹曰

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共併力誅

嬖倖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

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而司隸校尉張溫

舉勳為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勳而蹇碩等心憚之並

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為中常侍

恃執貪放勳案得其臧千餘萬貴戚咸為之請勳不

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時小黃

門京兆高望為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

望子進為孝廉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

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府聚

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勳雖在

外每軍國密事帝常手詔問之續漢書曰是時漢陽

攻陳倉三輔震動勳領郡兵五千桂陽魏傑為破敵

表用處士扶風孫瑞為鷹鷄都尉

都尉京兆杜楷為威虜都尉弘農楊儒為烏擊都尉

長陵第五雋為清定都尉凡五郡都尉皆素有各悉

領屬勳每有密事數加賞賜甚見親信在朝臣右及

帝崩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

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

卓

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孫卿子曰慶者在堂弔者在

得書意甚憚之徵爲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勳密相要結將以討卓會嵩亦被徵勳以衆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爲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以爲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出爲潁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儁爲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武丁殷王高宗也謂傅說曰啓乃心沃朕心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從後從諫則聖見尚書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耳勳曰不聞怒言可以爲戲卓乃謝儁勳雖強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

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寬容表賜東園祕器賻  
襚送之如禮葬于安陵子順官至永陽太守

臧洪傳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

射陽故城在今楚州安宜縣東也

父昱

有幹事才

謝承書曰昱達於從政為漢良吏遷匈奴中郎將還京師太尉袁逢問其西域諸國

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昱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

少風俗燥涇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

者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難班固作

以加此乎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句章

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為越王攻破城邑眾以萬數

拜旻揚州刺史旻率丹楊太守陳夤擊昭破之昭遂

復更屯結大為人患旻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

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旻為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

五以父功拜童子郎

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洪以

書曰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

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章年

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知名太學洪體貌

即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也

魁梧有異姿魁梧壯大之舉孝廉補即丘長即丘縣

國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

東南即春秋之祝丘也超請為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

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謂超為廣陵兄今王室將

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

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為天

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

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為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  
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即引  
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岱字豫州刺

史孔佃

佃字公緒

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

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

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

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

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

刺史佃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

橋瑁也

廣陵太守超

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

糾收也

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

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

克遺育

左傳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與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

師無克祚國也

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

聞其言者無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

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

與太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謀其難行至

河間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時黃巾羣盜處處颺起而青部殷實軍革尙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

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禳禱羣神

巫女也

史祝史也禳謂營攢用幣以禳風雨霜雪水旱

又恐

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以投于河衆遂潰散和

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任事二年袁紹憚其

能徙爲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

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

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

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

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

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

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

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

恩義

獻帝春秋曰紹使琳爲書八條責以恩義告喻使降也

洪答曰隔闕相思

發於寤寐相去步武

爾雅曰武迹也

而趨舍異規其爲愴恨

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

比頻也

述敘禍福公私

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闡於大道不達余趣

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忖褊心粗識鄙

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

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

家語孔子之鄉與程子相遇於

塗傾蓋而語也

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

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

洪常寓於紹故謂之主人也

瞻望帳

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擗矢

擗捉也音女卓反

不覺涕流之



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

絕等倫

○劉攽曰案文悔字無義未詳何字或曰悔當作益

受任之初志同大

事埽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邁扈請

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

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

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

來者側席去者克己

來者側席而待之去者克己自責不責人也

則僕抗

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

吳王餘昧卒欲授第季札逃去見史記也

昔張景明登壇唾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

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

貸而受夷滅之禍

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讓使讓冀州與紹

然則讓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未詳也

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

告去何罪復見斫刺

魏志呂布傳曰布破張燕軍而求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忘之

布覺其意從紹求去英雄記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

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欵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

十人辭以送布止於帳側布僞使人於帳中鼓箏紹

兵臥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

謂已死明旦紹訊問知布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

尚死乃閉城門布遂引去

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

復疆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

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

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左傳云公山不狃

國杜預注云違奔亡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

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為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

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崔杼

莊公欲劫晏子與盟以載拘其頸劍承其心晏子曰

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崔杼遂釋之事見晏子

左傳曰太史書曰崔杼殺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

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

執簡以往聞既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

書矣乃還也

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

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左傳曰楚子圍宋築室反耕杜預注

曰築室於宋反兵耕田示無還意也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伯珪

公孫張揚飛燕旅力作難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爲從

事何進令於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

與袁紹合張燕常山入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

爲羣盜衆萬入博陵張牛角立起衆次糜陶牛角爲

飛矢所中且死告其衆曰必以燕爲帥角死衆奉燕

故改姓張燕慄悍捷速過人軍中號爲飛燕衆至百

萬號曰黑山後助公孫瓚與紹爭冀州也北鄙將告

○劉歆曰黑山後助公孫瓚與紹爭冀州也北鄙將告

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股肱猶手足也言北

之臣將告歸自救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

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

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前書彭越將其

衆居鉅野中無所屬漢王乃使人光武創基兆於綠

賜越將軍鉞使下濟陰以擊楚也

後漢書卷八十八列傳

七一中華書局聚

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

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

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盟主謂臧

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

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

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

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

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與音預可

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

本無怨隙今為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

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

廚米三斗請稍為饘粥杜預注左傳曰饘糜也音之延反洪曰何能

獨甘此邪使為薄糜徧班士眾又殺其愛妾以食兵

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

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

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

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

而欲因際會缺望非冀前漢音義曰缺猶多殺忠良

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

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

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公羊傳曰事君猶事父也

父受誅于復繼推刃之道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

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爲諸

生親慕於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

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

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柰何

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爲容  
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  
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  
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  
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  
陷皆赴敵死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東  
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英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  
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尙者蓋惟利勢所  
在而已況偏城旣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  
紓倒懸之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

前書魏相上書曰  
救亂誅暴謂之義

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  
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  
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  
矜其人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

但入事乃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

吳破楚申包胥

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

口七日秦師乃出以車五百乘救楚敗吳兵於稷事

見左傳及史記言臧洪徒守節致死不能如包胥之存楚也

贊曰先零擾疆鄧崔棄涼詡燮令圖再全金方蓋勳  
抗董終然允剛洪懷偏節力屈志揚

# 後漢書卷八十八

卷之八十八

前董然然分

贊曰未學對

...

...

...



後漢書卷八十八考證

臧洪傳無以爲悔劉歆曰悔字無義未詳何字○臣宗楷按無以爲悔猶言內省不疚也義本明顯解者失之

後漢書卷八十八考證

對寫書卷八十八卷第

卷八十八

宗懔對燕及象對驚吉由象不與也  
燕其動燕與象對驚曰對字燕驚  
對驚書卷八十八卷第

後漢書卷八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張衡列傳第四十九

張衡傳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

西鄂縣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有平子墓及

碑在焉崔

瑗之文也世爲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

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傳會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載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

陰陽歷算常好玄經桓譚新論揚雄作玄書以為

專皆引天道以為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入事法

度故宓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政元而揚

雄謂之玄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

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

故為八十一而偏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著撰之玄經五千

錄言而傳十二篇也○劉歆曰注以三十五謂崔瑗

著撰之案太玄乃用三十六撰作五字誤也

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

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

歲之書也子雲當哀帝時著太玄經復二百歲殆將

終乎自中興至獻帝一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

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自此以上並衡與安

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為太史令

漢官儀太史令屬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機之正作

太常秩六百石也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漢名臣奏曰蔡邕

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

家一曰周神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

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靈憲序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

元先準之于渾體是為正儀故靈憲作興衡順帝初

集無算罔論蓋網絡天地而算之因名焉

再轉復為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

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問以見其志

云間非也衡集云觀者觀余去史官五載而復還非進取之勢也唯衡內識利鈍操心不改或不我知

者以為失志矣用為間余余應之以時有還有間余

否性命難求因茲以露余誠焉名之應問云

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

為也論語曰孔子曰下學而上達朝有所聞則夕行

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逸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

昭音式用也明也 是故伊尹使君為堯舜而民處唐虞彼

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尚書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

也若捷于市旌明也咎單巫咸實守王家咎單巫咸並殷賢臣也尚書曰

後漢書卷八十九列傳

咎單作明居又曰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袞而朝介

圭作瑞

申伯申國之伯也樊仲山甫也爲樊侯並周宣王之卿士詩大雅曰維申及甫維周之

翰注翰幹也服袞謂申伯爲冢宰服袞冕之服也又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注云寶瑞也圭長尺二寸

也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不歟且學非以要利

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

以大業

易繫辭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也質以文美實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也

由華興器賴雕飾爲好人以輿服爲榮吾子性德體

道篤信安仁約己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

矣

論語曰篤信好學又曰仁者安仁又曰鑽之彌堅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又曩滯日官今

又原之

日官史官也左傳曰天子雖老氏曲全進道有日官爾雅曰原再也

若退然行亦以需

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又曰夷道若類進道若退易雜卦曰需不進

也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

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

見謗于鄙儒天衢天道也言徒鏡思深厲淺揭隨時

爲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邪揭褻衣也音丘

深則厲淺則揭爾雅曰由帶以上爲屬由膝以下爲揭言遭時制宜遇深水則屬淺則揭也易隨卦曰隨

之時義大矣哉莊子曰朱泚曼學屠龍於支離蓋單

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技音渠綺反責衡何

獨妙思於機巧者也○劉攽曰注支離蓋案莊子蓋

當作益支離其名益耳後人不讀莊子妄改爲蓋

叁音三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

盍亦調其機而銛諸垂翅故棲謂再爲史官也盍何

作三輪木雕尚能飛轉已乃垂翅故棲何不調其機

關使利而高飛邪傅子曰張衡能令三輪獨轉也

昔有文王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篇曰永言配命自

當者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己美言以相

剋美剋勝也衡集作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詩小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幽谷遷于喬木喻求仕遷

於高位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孟子曰金聲而玉振

之用後勳雪前吝倅很不柔以意誰靳也傳曰宋公

後漢書卷八十九列傳

斬之杜預注云斬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

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取祿之不夥而恥智

之不博方言曰凡物盛而多齊宋是故藝可學而行

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命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

夫此大爵也案此謂天子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

不臻速召也懷來求之無益故智者佞而不思佞備

佞也以身以徵幸固貪夫之所爲未得而豫喪也佞危枉

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孟子曰陳代問

而直尋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

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如不待招而往何哉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

而利亦可爲歟趙岐注云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

故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不得其招而於

心有猜則簋殮饌鋪猶不屑餐旌瞽以之猜嫌也簋

音孫詩云有蒙簋殮饌音仕卷反鋪音補故反並謂

食也脣猶介也以用也爰旌瞽餓人也一作爰精目



列子曰東方有人焉曰爰精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

狐丘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殮以鋪之爰精目三鋪

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

曰譴汝非盜邪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

爲者不出喀喀而死之也○劉攽曰注子何意之無疑

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孟子曰齊陳臻問曰前

今日受非也○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遠行行

者必以贖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無處而餽

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趙岐注云兼

金好金也○賈兼倍於惡者故曰兼金○在齊時無事於義

十兩爲溢○贖送行者贈賄之禮也○在齊時無事於義

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

使我懷惠也○劉攽曰注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

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解短短謂害威也○委雷築謂

自關而西謂澹榆輸力致庸受必有階○受或渾元初

短者謂之短也○輸力致庸受必有階○受或渾元初

基靈軌未紀吉凶分錯人用瞳朦○劉攽曰案蔡邕亦

從此二字作瞳朦○黃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

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

常則風后之爲也

史記曰黃帝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以理人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

又曰旁羅日月星辰春秋內事曰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氏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藝文志陰陽

流有風后十三篇也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

可方物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卽次則重黎

之爲也

帝王紀曰少昊字清陽國語楚觀射父曰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人神雜揉不可方物顓

頊承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人各有司地以屬人重少昊氏之子黎顓頊氏之子人各有

能因藝受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

濟

左傳鄭子曰少皞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也伯趙氏司至也青鳥氏司啓也丹鳥

氏司閉也又晉蔡墨曰少皞氏有四叔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

熙爲玄冥四叔分主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

三正言其不兼業也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

極而影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日南極而影長夜六十刻晝四十刻也易通卦驗曰冬至晝長丈三尺夏至晝長尺五寸天且不堪兼況以人該之該備

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澠泥而

潛蟠避害也

說文曰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小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

言出入有時也賈逵注國語曰澠亂也澠音骨

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

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

尹正也道行言道得申也流俗本作行道

也非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

辟君也公羊傳曰孔子制春秋

以俟後取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

可一衡集考字作丁當也

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

人無所麗

麗附也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也燭武縣繼

而秦伯退師

燭之武鄭大夫也緹繫繩於城而下也

而出說秦秦魯仲係箭而聊城弛柝

魯仲連齊人也時燕將守聊城

伯為之退師魯仲係箭而聊城弛柝

魯仲連齊人也時燕將守聊城

仲連為書箭射聊城中燕將自

從往則合橫來則

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

蘇秦說諸侯連和事秦為橫張儀說諸侯連兵拒秦為從

蘇秦往則從合離咸以得人為梟失士為尤梟猶勝也

張儀來則從離咸以得人為梟失士為尤梟猶勝也

梟則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前書曰樊噲沛人也封

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噲乃排闥直入高祖踞洗

以對酈生前書曰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足而見

不宜踞見長者於當此之會乃鼂鳴而鼈應也臣相

感也焦贛易林曰鼂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隱病

而除其害也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

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諫之爛然有第前書音

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女魁旱神也北猶退也應龍

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

音步末反聲或作磬容或作客衡集容作害並未詳

也溽暑至而鶉火棲寒冰沍而鼂鼃蟄棲息也禮記

在土潤溽暑犴火午之時鶉火退於西沍疑也今也皇澤

記著功臣等傳粲然各有第序也夫女魁北而應

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若脩成之不暇

尚何功之可立

質劑猶今分文契也并共猶言交通也周禮曰凡賣買者質劑焉大市以

質小市以劑鄭玄注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劑音子隨反

立事有三言爲

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

左傳魯叔孫豹曰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杜預注云立德黃帝堯舜也立功禹稷也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

于茲

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撼失塗者幽僻遭遇

難要趨偶爲幸世易俗異事執舛殊不能通其變而

一度以揆之

易繫辭曰通其變使人不倦也

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

伺兔也

契猶刻也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劍也舟已行而劍不墜於水遠契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

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若此求劍不亦惑乎韓子曰宋

株冀復得兔

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

履也越王勾踐事此故厥緒不永

史記曰越王勾踐先吳與師吳王聞

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捷徑五千入保棲於會稽此爲言愧逞願自取敗也

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歎肩也歎疾

歎也音翕孟子曰阿意專貴齊肩所尊俗之情也歎亦齊也雖有犀舟勁楫猶人

涉印否有須者也前書曰羌戎謂刀兵利為犀犀堅

也詩衛風曰招招舟子人涉印否人涉印否印類我友印我也須待也鄭玄注云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

待而不涉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姑亦

得禮義婚姻不成喻仕當以道不求妾進也姑且也休

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姑且也休

也不見是而不憍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

憍猶悶也易曰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方將

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

慕焉稱殷彭及周聃帝王紀曰黃帝以風后配上台

三公其餘知天規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

以爲師或以爲將藝文志陰陽有地典六篇殷彭等

老彭殷賢人也晚視也高視大談言不同與世殊技

固孤是求或技巧也音伎本子憂朱泚曼之無所用吾

恨輪扁之無所教也

反輪扁為輪者名扁也扁音皮斲

輪之法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

之於手而應之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

臣子亦不能受之於臣言評曼屠龍既無所

用輪扁斲輪亦不能教人也評音匹萌反

子觀木

雕獨飛愍我垂翅故棲吾感去鼃附鴟悲爾先笑而

後號也

龜蝦蟇也音胡媧反周易旅

斐豹以斃督燔

書禮至以掖國作銘

左傳曰晉欒盈復入於晉欒氏

謂范宣子曰荀焚丹書者有如日乃殺之杜預注曰蓋豹

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殺之杜預注曰蓋豹

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左傳衛伐邢禮至與國

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禮至自為銘曰余掖殺國子

莫余敢止國子邢正卿禮至本衛人仕邢為大弦高

夫掖謂挾之而投於城外也衛集豹字作隸也

以牛餼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

左傳曰秦師襲鄭及

於周遇之以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於弊

邑敢犒從者秦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墨子曰

公輸般為雲梯以攻宋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

輸般九攻墨子九拒公輸之攻盡墨子之守有餘楚

王曰善哉吾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節效貞

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節效貞

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節效貞

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節效貞

趙相也使匈奴正也獨正言趙王不反高帝賢而赦蒲

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鉤致精弋弱弓纖繳乘風

芒針為鈎荊蓀為竿割粒為餌引盈車之魚周禮曰

綴於矢謂之矰鄭玄注云結弈秋以棋局取譽王豹以

清謳流聲弈圍局也碁即所執之子秋名也孟子曰

河西善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羣彼數子

二立謂大上立德其次立功也上云立事有三言為

集立之流也臣賢案古本作二立流俗本及衛愍三墳

之既頽惜八索之不理左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

此以下言不能立德立功唯欲立言而已庶前訓

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前書東方朔曰首陽為拙柱

下史朝隱終身且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論語

待價者也又子謂顏回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



與爾有曾不慊夫晉楚敢告誠於知己孟子曾子曰是夫

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也慊猶羨也音苦簞反陽嘉元年

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

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

八道施闕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

承之蟾蜍音時蟾音時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

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

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

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

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

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

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

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曰伏惟陛下

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

傾覆謂順帝爲太子

時廢爲濟陰王蟠音薄寒反廣雅曰蟠曲也楊雄方言曰未升天龍謂之蟠

今乘雲高躋

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偬之也

倥偬音口弄反

音子弄反坤蒼曰倥偬窮困也亦謂順帝被廢時也

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

險易者達物僞

左傳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險阻難難備嘗之矣入之情僞盡知之矣

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

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

遠宜鑒在茲福仁禍淫景嚮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

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

爲效矣

事見宦者傳

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諂慢鮮

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遯忘

反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性善情惡情勝則荒淫也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

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

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

楚辭曰瞻前而

顧後兮援鏡自戒謂引前事以爲鏡而自戒勅也韓詩外傳曰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貴寵

之臣衆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

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

辟罪也音頻亦反

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陽若者

也

恒常也若順也孔安國注洪範云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常陽則多旱也

懼羣臣奢侈

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

裂

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京師地震

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

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

厭倦制不專己心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

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

國天鑑孔明雖疎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

所革以復往悔

革改也復反也

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

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

周禮太宰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誅若恩從上

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下事依禮制禮制脩則奢僭息事令宜則無凶咎然

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

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

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

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易乾

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辰神

名也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

於子陰起于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

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

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乾

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

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

始終於離宮也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

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

前書曰齊肅聰

在男曰甥在女曰  
巫覡音胡歷反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

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

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

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

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

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眭弘字孟魯國蕃人也昭  
帝時以明經爲議郎夏侯

勝字長公東平人好洪範五行傳說宣帝時爲太子  
太傅又成哀時有詔使劉向及子歆於祕書校定經

傳諸子等九流謂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名家  
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見藝文志並無讖說也尚書

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殛誅也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

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

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衡集云班  
與墨翟並

當子思時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前書  
武帝

後漢書卷八十九 列傳 十一 中華書局聚

始置益州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

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僞

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擿識互異三十餘

事諸言識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

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識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

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篡衡集云後人皮傳

九謂八十一篇也博音附臣賢案衡集云後人皮傳

無所容竄又楊雄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傳

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強相傳會也後人不達

皮膚之意流俗本多作頗傳者誤也無所容竄謂不

容妄有加增也莊子曰竄句籍辭永元中清河宋景

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魏甲關山圖

海得玉珪碧色長一尺二寸圓如日月以自照達也或

幽冥言宋景歷紀推知水災非洞視玉版所見也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

以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永建順帝即位

年也復統謂廢

而復立言識家不論也

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執位情僞較然莫

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

而競稱不占之書

謂競稱識家也

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

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

韓子曰客爲齊王畫者問

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易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故難鬼魅無形故易也

宜收藏圖識

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後遷侍中

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

懼其毀己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闈豎恐終爲其

患遂共讒之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爲吉凶倚伏幽微

難明乃作思玄賦

玄道也德也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以宣寄情志

其辭曰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其弗違

玄訓道也論

語顏回曰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

論語孔子曰

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智里宅皆居也

潛服膺以永覲兮綿日月而不

衰說文曰膺臂也禮記曰服膺拳拳而不伊中情之

信脩兮慕古人之貞節曰脩謂自脩為善也楚辭竦余

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臣竦企立也禮記曰為人

徒結反繩墨喻禮法也楚辭曰遵繩墨而不頽志團

團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之團團垂貌也詩曰心旌

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與瓊枝旌明也夜光美玉瓊

枝楚辭曰折瓊縹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薜案縹

緩反字書亦纂字也纂繫也諸家音並戶珪反誤也

楚辭曰屬江薜與薜芷兮紉秋美襲積以酷裂兮允

塵邈而難虧襲積衣攝也酷裂香氣盛也司馬相如

而不歇以喻道德著矣幽而不屈也既姱麗而鮮雙

兮非是時之攸珍也姱音口瓜反王逸注楚辭曰姱好

也珍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及陋



兮敢怠皇而舍勤怠惰也皇暇也舍廢也幸二八之選虞兮喜

傳說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悵後辰而無及八元

八凱也選過也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也何孤行

之煢煢兮予不羣而介立感鸞鷖之特棲兮悲淑人

之稀合山海經曰女媧山有鳥五采名曰鸞見則天下安寧又曰九疑山有五采之鳥名鸞淑善

也特獨也言靈鳥既獨棲善人亦少合也彼無合其何傷兮患衆偽之冒

真且獲讎于羣弟兮啓金滕而乃信旦周公也讎謗也信音申成王

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等謗言云公將不利於

孺子周公乃誅二叔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

盡偃成王之策方信周公忠於國家也專見尚書

覽烝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烝衆也僻邪也辟

辯無自也曾煩毒以迷或兮羌孰可與言己曾重也羌

可與言之志無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續紛而不理沈續紛亂也願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

象兮陸焦原而跟止跟足也陸臨也焦原原名

左執又願爲牛與象自謂天下之義未試吾或焉有力

曰夫貧窮太行之獲也跡賤者義之難也吾日試

之矣又曰莒國有名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

焉此所以服莒國也夫義之爲焦原也高矣此義所

以服一也衡言躬履仁義不庶斯奉以周旋兮安

既死而後已論語孔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俗遷

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圓方泯滅也珍蕭艾於重笥

兮謂蕙芷之不香蕭艾喻任小人謂蕙芷爲不香喻

棄賢人也斥西施而弗御兮羈要褻以服箱斥遠也西施

要音於咬反褻音奴了反呂氏春秋曰要褻古之駿

馬也服駕也箱車也言疎遠美女又以駿馬駕車並

喻不能用賢也○劉敞曰案

要褻古良馬當作褻從馬

度而離殃離被不正也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

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航船也孫卿子

持祿周書陰符曰四輔不存若濟河無舟矣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

所嘗襲温恭之黻衣兮披禮義之繡裳黻重也周禮與青謂之

備五色曰繡辨貞亮以爲擊兮雜技藝以爲珩說文曰辨

注云擊小囊盛悅巾也珩佩玉也昭綵藻與雕琢

兮璜聲遠而彌長璜佩玉也爾雅曰半璧曰璜淹棲

遲以恣欲兮耀靈忽其西藏靈日也楚辭曰耀靈安

之蹉跎也恃己知而華予兮鷓鴣鳴而不芳己知猶

華榮也予衡自謂也鷓鴣鳴今使夫百草爲之

不芳王逸注云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冀一年

之三秀兮適白露之爲霜三秀芝草也楚辭曰采三

以賢秀選霜喻時疊疊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疊疊

也謂四時更進而代序疇誰也伉偶也伉協韻音苦郎反咨妒嫫之難並兮想依

韓以流亡咨歎也妒忌也嫫媧美也音胡故反楚辭曰

後漢書卷八十九列傳

也韓謂齊仙人韓衆也為王採藥王不肯服終自服  
之遂得仙楚辭曰羨韓衆而得一流亡謂流遁亡去

也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章心猶與而狐疑

兮卽岐陟而據情岐陟山足也周文王所居也文君為我端著兮

利飛遁以保名策文君文王也端正也楚辭曰詹尹端

遁而能飛九師道訓曰大焉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

聲通卦艮下乾上巽為風故曰翼迅風也二女感於

崇岳兮或冰折而不營遁上九變而為咸咸感也咸

與兌為二女也崇岳謂艮也從三至五為乾易說卦

曰乾為冰兌為毀折陽不求陰故曰冰折而不營也

天蓋高而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乾變為兌乾為天

澤言天高尚為澤誰云路之不平言可行也勗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

嶢嶢嶢嶢高峻貌嶢音堯嶢音士耕反懼筮氏之長短

兮鑽東龜以觀禎左傳晉筮之未盡復以龜卜之也周

禮龜人掌六龜之屬東龜曰果屬其色青也遇九臯之介鳥兮怨素意之

不逞

詩小雅曰鶴鳴九臯注云臯澤中溢水出所爲也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介耿介也龜經有棲

逞快

也言卜得鶴兆也

反遊塵外而警天兮據冥翳而

哀鳴

警視也音普列也鵬鶚競於貪婪兮我脩絜以益

榮

以鵬鶚伎也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謂

衡也有故於玄鳥謂下得鶴兆也易曰鳴鶴在陰其

寧猶臣遇賢君方享爵祿勸衛求聖君以仕之也

而傲裝 辰也傲也元辰吉 旦余沐於清原兮晞余髮於

朝陽 晞乾也朝陽日也爾雅曰山東曰朝陽楚 漱飛

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 瀝液微流也咀嚼也 翺

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 翺飛也音許緣反走

方荒遠地也淮南子曰登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丘

乎句芒 帝王紀曰少昊邑于窮桑都曲阜故或謂之

桑之野三丘東海中三山也謂蓬萊何道真之淳粹

兮去穢累而票輕

道真謂道德之真班固幽通賦曰

粹票音匹妙反猶飄緜也

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

列子曰勃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隨波上下

往還不得暫時仙聖訴於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不動抃音皮爨

反楚辭曰鼇戴山留瀛洲而採芝兮聊且以乎長生

東方朔十洲記曰瀛洲在東海之東上生神芝仙草有玉石膏出泉如酒味名之爲玉酒飲之令人長生

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

扶而生見淮南子 噲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爲糧

高曰岑郭璞注曰言岑蓋也楚辭曰餐六氣而飲沆瀣王逸注云沆瀣夜半氣也糧或作糧 發昔

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

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昔夜也穀生也衡此夜夢禾生於崑崙山之上下文云秤巫咸以占夢含嘉秀

以爲數是也衡集注及近代注解皆云昔日夢至木禾今親往見焉是爲發昔夢也臣賢案衡之此賦將

此往走乎八荒以爲後即先往東方次往南方乃適西方

往覘不精致斯謬耳由朝吾行於陽谷兮從伯禹於

稽山伯禹故稱伯吳越春秋曰禹登茅山大會計理國

之道故更名其集羣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

山曰會稽也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執玉帛者萬國國語仲尼曰昔

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執玉帛者萬國國語仲尼曰昔

曰敢問誰為神食言謂後至也爾雅曰食為也指長

沙以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西南向長沙救云邪徑

存猶問也重華舜名葬於蒼哀二妃之未從兮翩儻

處彼湘瀕二妃舜妻堯女娥皇女英翩連翩也儻

蒼梧二妃死於湘江之間俗謂之湘君湘流目覩夫

夫人也禮記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也

衡阿兮睹有黎之圯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陂以

孤魂衡阿衡山之曲也黎顛項之子祝融也為高辛

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楚靈王時愁蔚蔚以慕遠兮

越卬州而愉敖柱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卬州曰深

後漢書卷八十九列傳

五中華書局聚

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奔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

信曰隴土正東揚州曰肥土正北方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

陶淮南子曰曰至昆吾是謂正中高誘注云昆吾

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揚芒燦而絳天兮水泫泫而

涌濤芒音胡大反林曰燦飛火也音必遙反温風翕

其增熱兮怒鬱邑其難聊温風炎風也淮南子曰南

委火炎風之野二萬二千里顧羈旅而無友兮余安

能乎留茲能留此將復西行也顧金天而歎息兮吾

欲往乎西嬉少氏西方之帝前祝融使舉麾兮纒

朱鳥以承旗纒繫也鳳皇翼其承旗也躔建木於

廣都兮拓若華而躊躇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

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躊躇猶徘徊也躔音直流反

踏音直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

余反



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之山海經曰軒轅之國在窮山

在其北一曰蛟魚有神巫乘此以行九野一曰鼈魚

在汪野北其為魚也如鯉魚白人之國在龍一曰鼈魚

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九土九州也蓐收

欲還中歟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為徒歟疾貌也

蛻音稅說文曰蟬蛻所解皮也言去故就新若蟬蛻

也明猶佞也精粹美也○劉歆曰注案文當云蛻蟬蛻

皮所解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蹶音厥鄭玄

行處之貌也淮南子曰開明之門東方曰波母之

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

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

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閭闔之門西北方

凡不入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爾雅曰

合我野協反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正絕

韻音神渚反

亂山海經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川環之注云

其水不勝鳥毛潺湲流貌也逗止也華陰華山之北

也臨河故

云臨河故

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以濟予號呼也

水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

仙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

後漢書卷八十九列傳

夫一中華書局聚

馮名夷俾使也清靜也津濟度處語之使無波濤也

權機也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予我也○劉

當有一字未詳或云是主字下會帝軒之未歸兮悵

相伴而延佇帝軒黃帝也鑄鼎於湖在今湖城縣與

猶徘徊也也泗河林之蓊蓊兮偉關雎之戒女西音許

如藟偉矣也詩國風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

河女君子好仇衡親黃靈詹而訪命兮摻天道其焉如

詹至也訪謀也摻求也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

不書六籍黃帝答言神遠昧其難覆兮疇克謨而從諸

也達道也爾雅曰覆審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

噬昆兄也淮南子曰昔公牛哀病七日化而鼈令殪

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鼈令蜀王名也令音靈殪

雄蜀王本紀曰荆人鼈令死其尸流亡隨江水上至

德不如鼈令以其國禪之號復稱王也死生錯而不

齊兮雖司命其不晰錯交錯也司命天神也春秋佐

尺小鼻望羊多髭運期度晰明也協韻音之逝反寶號行於代路兮後

膺祚而繁廡寶謂孝文寶皇后賜諸王寶廡茂盛也呂太

願如趙近家遺宦者吏必置我趙伍中宦者志之誤

置代伍中姬滯泣不欲往相強乃行至代王獨幸

寶姬生景帝後立為皇后景帝王肆侈於漢庭兮卒

銜恤而絕緒王謂孝平王皇后莽之女也前書聘以

于第及莽篡位后嘗稱疾不朝會莽誅后自投火中

尉老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邁武尉謂都尉顏驥也

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眉皓白問何時

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驥以文帝時為郎何時

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

也董弱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弗處董賢字聖卿哀

年二十窈三公服也時哀帝令為賢起家至尊無以

加及帝崩王莽殺賢於獄中左傳曰晉侯請隧曰王

章也禮記曰二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側而靡所穆

十日弱冠也

後漢書卷八十九列傳

七中華書局聚

負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

穆魯大夫叔孫豹也

之子也幽閔也大夫獨主左傳曰叔孫豹奔齊宿於

庚宗遇婦人而私焉至齊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

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及後還魯庚宗之婦人獻以

雌曰余子長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遂使爲豎有寵

及穆子遇疾豎牛欲亂其室曰夫于疾文斷祛而忌

病不欲見人牛不進食穆子遂餓而死

伯兮闞謁賊而寧后

謂文晉楚也謂告也祛袂也忌怨也伯

芮等寧安也后文公也初晉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

於蒲城公踰垣勃鞞斬其袂及公入國呂甥冀芮謀

作亂伯楚知之以告公公會秦伯于王

城殺呂卻伯楚勃鞞字也事見國語

惡兮豈愛惑之能剖

謂通初悅穆子後以餓死始怨勃

鞞終能告賊剖分也言通人尚閻

於好惡况愛寵昏惑者豈能分之

嬴擿讖而戒胡兮

嬴秦姓也擿猶發也謂始皇發讖云

備諸外而發內

亡秦者胡乃使蒙恬北築長城以爲

外備而不知胡亥竟爲趙高

所殺秦氏遂亡是發內也

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

或輦賄而違車子也此有夫婦夜

產而爲對

輦運也違避也車謂張車子也此有夫婦夜

司命曰命當貧者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

子生命曰命當富者稍富及期夫婦輦其賄以逃同宿

有婦人夜生此子聞名於其父曰生車間名慎竈顯

於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誅爾雅曰誅告也左傳曰日

昭子曰旱也後果大旱又曰宋衛陳鄭將火鄭大夫

禱寵請瓊壘玉贊襪火于產弗予竈曰不用吾言鄭

又將火于產曰天道遠人道邇梁叟患夫黎丘兮丁

厥子而事刃親所睇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梁叟

之老入也丁當也睇視也矧況也呂氏春秋曰梁北

有黎丘鄉有丈人往市醉而歸者黎丘奇鬼效其

女道苦我何故其子泣曰必奇鬼也丈人明日之市

醉其真子迎之丈人拔劍而刺之事音側利毋綿攀

以滓己兮思百憂以自疚綿攀猶牽制也薛音胡鼎

牽制於俗引憂於己詩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斐忱而

曰無思百憂祗自重兮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斐忱而

佑仁魏人甚明唯輔誠信而助仁德也尚書曰天監

厥德又曰湯蠲體以禱祈兮蒙厖禡以拯人獨潔也

爾雅曰厖大也禡福也帝王紀曰湯時大旱七年殿

史卜曰當以入禱湯曰必以人禱吾諱自當遂瘳戒

後漢書卷八十九列傳六中華書局聚

翦髮斷爪以己為牲  
濟於桑林之社  
果大雨言蒙景  
天大福以拯救入  
衡集新宇作祊  
祊祭也禡音斯  
景

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宅辰  
景宋景公也三慮謂  
善言也景公有疾

司馬子韋曰熒惑守心  
心宋之分野君當祭之  
可乎

於相公曰相股肱也  
除心腹之疾而實之  
股肱可乎

曰可移於民公曰民  
所以養人也歲不登  
何以畜人乎

移於歲公曰歲所以  
養人也歲不登何以  
畜人乎

章曰君嘗言三熒惑  
必魏顆亮以從理兮  
鬼亢回以

退三舍見呂氏春秋也  
魏顆亮以從理兮鬼  
亢回以

做秦魏顆武子之疾  
命顆曰必嫁是妾疾  
病則曰必以

子有嬖妾武子疾命  
顆曰必嫁是妾疾病  
則曰必以

為殉及卒顆嫁之曰  
疾病則亂吾從其治  
也輔氏之

曰余而所嫁婦人之  
父也爾用先人始命  
余是以夢之

也咎繇邁而種德兮  
德樹茂乎英六  
種尚書曰咎繇邁

封於英六帝王紀臯  
陶卒葬之於大禹封  
其少子於

今壽州安豐縣南也  
在桑末寄夫根生兮  
卉旣彫而

已毓根生謂寄生也  
言百草至寒皆彫落  
唯寄生獨

寓木一名宛童以喻  
咎繇封於有無言而  
不讎兮又

英六餘國先滅英六  
獨存也

何往而不復

言咎繇布德行仁慶流後裔詩曰無往不復也

盍遠迹

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

遠盍何不以蓄

遠遊以飛聲譽誰謂時之

可待言易逝也

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遊

區迫也

徧也

行積冰之磴

磴兮清泉沍而不流

淮南子曰北方之極自九澤窮

極有凍積冰雪羣

冰之野磴音牛哀反世本云公輸作石磴說文曰磴

澶兮

野磴音牛哀反世本云公輸作石磴說文曰磴

澶兮

野磴音牛哀反世本云公輸作石磴說文曰磴

澶兮

野磴音牛哀反世本云公輸作石磴說文曰磴

澶兮

野磴音牛哀反世本云公輸作石磴說文曰磴

澶兮

野磴音牛哀反世本云公輸作石磴說文曰磴

澶兮

野磴音牛哀反世本云公輸作石磴說文曰磴

澶兮

野磴音牛哀反世本云公輸作石磴說文曰磴

澶兮

野磴音牛哀反世本云公輸作石磴說文曰磴

澶兮

野磴音牛哀反世本云公輸作石磴說文曰磴

澶兮

野磴音牛哀反世本云公輸作石磴說文曰磴

澶兮

野磴音牛哀反世本云公輸作石磴說文曰磴

澶兮

野磴音牛哀反世本云公輸作石磴說文曰磴

澶兮

野磴音牛哀反世本云公輸作石磴說文曰磴

澶兮

野磴音牛哀反世本云公輸作石磴說文曰磴

澶兮

野磴音牛哀反世本云公輸作石磴說文曰磴

澶兮

野磴音牛哀反世本云公輸作石磴說文曰磴

澶兮

野磴音牛哀反世本云公輸作石磴說文曰磴

澶兮

野磴音牛哀反世本云公輸作石磴說文曰磴

澶兮

野磴音牛哀反世本云公輸作石磴說文曰磴

澶兮

野磴音牛哀反世本云公輸作石磴說文曰磴

九一中華書局聚

庸織絡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廖

庸勞也織絡猶經緯往來也廖愈也

言勞於往來四方經積冰炎火之地

彼此亦何差也織或作識絡或作駱望寒門之絕垠

兮縱余縑乎不周

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楚辭曰躡絕垠乎寒門垠音玉中反廣

雅曰垠垠也縑馬韁也音思列反

迅飈瀟其騰我兮

驚翩飄而不禁

飈風也瀟疾也音肅騰送也趨捨嚙

之洞穴兮標通淵之淋淋

給嚙深貌也絃音呼舍反

貌也既遊四

方又入地重陰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潛深

重陰地中

也國語曰魯季桓子穿井獲土缶中有蟲若

羊焉使問仲尼仲尼對曰土之怪曰墳羊追慌忽

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

慌忽無形貌也出右密之闔野兮

不識蹊之所由

右謂西方也密山名也山海經曰西

鍾山之陰闔幽

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

也獨龍北方之神也山海經曰西北海之外有神人

是謂燭龍炬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

可以昭明



也山海經曰鍾山之東曰瑤岸又曰鍾山其子曰鼓

音邳爾雅曰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王母西

曰劉殺也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戴勝憇其既歡兮又謂余

本行遲處山海經曰西王母憇相傳音宜戴勝虎齒有尾穴

傳憇發語之音也臣賢案張揖字詒憇笑載太華之

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明星玉女主持玉漿服之成

水交妃洛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嫫眼而娥眉音古巧也

反蠱音野謂妖麗也嫫音胡故舒妙婧之纖腰兮揚

雜錯之袿徽上服爾雅曰婦人之徽謂之縞郭璞注

云即今之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礮以遺光的靈明

言光彩也獻環琨與璵緡兮申厥好以玄黃環琨並玉

通曰翁道無窮即佩環能本道德即佩琨也玄黃謂

又贈也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浩蕩或作貽

後漢書卷八十九列傳 予一中華書局聚

也言不以玉女及贈遺為美也楚辭曰怨靈脩之浩蕩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

詩而清歌雙材謂二女感於崇岳也歌曰天地烟煴

百卉含蘄鳴鶴交頸睢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

烟煴氣也易繫辭曰天地烟煴張揖字詁曰蘄古花

字也處子處女也懷思也莊子曰綽約若處子詩曰

懷春如何淑明忘我實多淑善也詩曰如何將答賦

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賦謂玉女所歌詩也亟疾

折也營也瞻崑崙之巍巍兮臨滎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

抵兮巨螭龍之飛梁山海經曰河出崑崙西北隅繫

高地以龜負之可以架橋也爾雅曰河出崑崙登閼風之曾城兮

橫度也廣雅曰無角曰螭龍也猶登閼風之曾城兮

構不死而為牀閼風山名在崑崙山上楚辭曰登閼

九重高萬一千里上為不死樹屑瑤縈以為猴兮

在其西今以不死木為牀也屑瑤縈以為猴兮

白水以為漿瑤音瓊居於反謂酌也河圖曰崑崙山出五

色流中國名為河也色流中國名為河也抨巫咸以占夢兮迺貞吉之元

流也楚辭曰

符

曰押使也音普耕反又補耕反巫咸神巫也山海經

符曰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彭巫謝等十巫衡既

滋茂也淮南子曰昏張中則務種穀說文曰禾嘉既

穀也至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嘉既

垂穎而顧本兮爾要思乎故居禾穎稊也本禾本也言

當思故居也淮南子曰孔子見禾三變始於粟生於

苗成於穗乃歎曰我其首禾乎高誘注云禾稊向根

君子不忘本也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姑且也懿

也居戒庶寮以夙會兮僉恭職而並迓僉皆也豐隆軒

其震霆兮列缺曩其照夜豐隆雷也軒聲也音普耕

擘光也雲師黻以交集兮凍雨沛其灑塗雲師屏翳

音徒感反爾雅曰暴雨謂之凍沛雨貌也灑塗灑塗

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輅音魚綺反爾雅曰載德謂

轡所貫也編以玉飾車也樹立也葩華也於百神森

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周頌曰懷柔百神振余袂

森衆貌也屯聚也

後漢書卷八十九列傳

王一中華書局聚

而就車兮修劍揭以低昂脩長也揭低昂貌也冠罍罍其映蓋

兮佩綝纒以輝煌罍音五各反一作罍並冠高貌也映蓋謂冠與車蓋相映也綝音林

音胡本反光貌也輝音五各反一作罍並冠高貌也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攄而超驤

八龍之蜿蜿楚辭曰駕氛旄溶以天旋兮蜿旌飄而

飛揚氛楚天辭曰溶廣大貌也蜿音勇王逸撫軫軛而還

睨兮心灼藥其如湯楚辭曰零說文曰車輻間橫木也

是反杜于春注周禮云軻兩轡也說文云車輪小穿也還睨顧瞻也藥音鑠熱貌也言顧瞻鄉國而心熱

也也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上都謂天上也

既徧歷四海方欲遊於天上故云左青瑯以捷芝兮

何不忘其故居而苦迷惑思之

右素威以司鉦青瑯文龍也捷堅也音巨偃反芝

右白虎說文曰鉦蓋也素威白虎也禮記曰左青龍而

函風兮激澶浞而爲清箕伯風師也函猶含也激清

楚辭曰切漢認之流俗也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

王逸注曰切漢認之流俗也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

響響楚辭曰鳴玉鸞之涉清霄而升遐兮浮

蔑蒙而上征霄雲也揚雄甘泉賦曰浮蔑蒙而徹天

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翼翼飛貌楚辭曰

宮注云揚其光靈也叫帝聞使闢扉兮覲天皇于瓊

洩洩以彤彤神史記曰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

意建始而思終詩序曰怨以怒其政乖律于二律也考理亂於律鈞兮

樂葉叶圖徵曰聖人承天以立均言聽九奏之樂考政化

之得始而思惟盤逸之無斃兮懼樂往而哀來盤樂

其終始也字也莊子曰樂未畢也哀又繼之素撫弦而餘音

兮大容吟曰念哉素素女也史記曰太常使素女鼓

後漢書卷八十九列傳

後漢書卷八十九列傳

戒逸也 既防溢而靜志兮 迨我暇以翺翔也 翺翔也 迨及

也 逝出紫宮之肅肅兮 集太微之閶闔也 紫宮太微並星

閶闔明大也 命王良掌策駟兮 踰高閣之鏘鏘也 史記曰天

曰王良高閣閶闔道星也 史記曰絕建罔車之幕幕兮

獵青林之芒芒也 罔車畢星也 幕幕也 彎威弧之撥刺兮

射蟠冢之封狼也 撥音方 割反 刺音力 達反 撥刺張弓

貌也 蟠冢山也 封大也 狼星名 觀壁壘於北落兮 伐

河鼓之磅礴也 壁東壁也 史記曰羽林天軍西為壁壘

也 磅礴音普郎 乘天潢之汎汎兮 浮雲漢之湯湯也 史記

反碩音郎 良旁有八星絕漢曰倚招搖攝提以低回 剡流兮 察

二紀五緯之綢繆適皇也 招搖攝提星名也 剡音居 流

日月也 五緯五星也 綢繆也 偃蹇天矯也 以連卷兮 雜

相次之貌也 適皇行貌也 偃蹇天矯也 以連卷兮 雜

沓叢頰颯以方驤也 並朝翔自恣之貌也 馘汨颺戾沛

以罔象兮爛漫麗靡藐以迭盪

蓋反並疾貌也藐小也藐音亡小反盪音徒郎反

之淫裔蓋反淫裔電貌之狂疾也

凌驚雷之硠礚兮弄狂電

貫倒景而高厲

鹿音亡孔反瀦瀦音胡孔反孝經援神契曰天度瀦瀦宋均注云瀦瀦未分

之象也說文曰宕過也冥幽冥也貫穿也前書谷永

上書曰登遐倒景音義曰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

也厲陵厲也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窮乎天外據開

陽而頻盼兮臨舊鄉之暗藹春秋運斗樞曰北斗第

藹遠貌也暗音鳥感反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悵悵而思歸

說文悵音鳥感反

悵憂也音於緣反詩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轉而徘徊

國風曰勞心悵悵也

回也雖遨遊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媮音遙侯

出闔闔兮降天塗乘飈忽兮馳虛無闔闔天門雲霏霏兮

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旗續聯翩兮紛暗曖倏眩眩

兮反常閭倏忽也眩音懸收疇昔之逸豫兮

倏忽也眩音懸

收疇昔之逸豫兮

後漢書卷八十九列傳

卷淫放之遐心

謂初遊於四方天地之

修初服之娑

娑兮長余珮之參參

楚辭曰退將復修吾初服也娑注云修吾初始清繁之服也娑

娑衣貌參參長貌

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

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

以六藝為車而駕之也結以道德為林而遊之也

典籍而為畧兮歐儒墨而為禽

畧孟軻也音古儒家子思孟軻孫卿等墨家

謂翟墨胡非尹佚等

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

之歸耕兮慕歷陵之欽峯

琴操曰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餘年

晨覺眷然念二觀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得而再事者親也戲歛歸耕

來日安所耕歷山盤乎欽崆山貌崆音吟共夙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

服也夕惕若厲以省讐兮懼余身之未勅也

共音恭易曰君

于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惕懼也厲病也勅整也

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

不忝

忝也音女六反

墨無為以凝志兮與仁義乎消搖

曰上德無為

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

老子



出戶而下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祗懷憂繫

也老子曰天長地久左氏傳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

無常窮六區方大區謂四也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颻神舉

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希柏舟悄悄吝不飛階升也

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仙夫仙人也詩

其流憂心悄悄愠于羣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鄭玄

注云舟載物者也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

水冲諭仁人不用而與羣小並列悄悄憂貌也臣不

遇於君猶不忍奮翼而飛去吝惜也衡亦不遇其時

而爲宦者所讒也松喬高時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

故引以自諭也松喬王子喬也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

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上常止

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

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

十餘年後來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

我緜氏山頭果乘白鶴往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

時人歎曰去字林曰時踞也謂回志竭來從玄謀去

得仙高踞也離附也攜離也

也音丘列反謀或作謀獲我所求夫何思永和初出

後漢書卷八十九列傳

活一中華書局聚

爲河間相

河間王名政

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

共爲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

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爲政理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

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崔瑗

以爲不能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

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間七辯巡

誥懸圖凡三十二篇

衡集作玄圖蓋玄與懸通

永初中謁者僕射

劉珍校書郎劉騶駮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

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歎息欲

終成之及爲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

力補綴

衡表曰臣仰幹史職敢微官守竊貪成訓自忘頑愚願得專於東觀畢力於紀記竭思於

補闕俾有漢休烈比久長於天地並光明於日月昭示萬嗣永永不朽也

又條上司馬遷

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

衡集其略曰易稱宓戲氏王天下

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錄又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

青陽即青陽也今宜實定之又以為王莽本傳但應

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后本紀又

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宜以

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

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瑗

平子碑斯致可得而言歟推其圍範兩儀天地無所

蘊其靈易繫辭曰範圍天地之化王弼注云擬運情

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機物謂作候故智思引淵微

人之上術

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禮記量斯思也豈夫藝而

已哉何德之損乎損減也言藝

贊曰三才理通人靈多蔽

三才天地人言人雖與天通為三才而性靈多蔽

罕能知天道也近推形算遠抽深滯不有玄慮孰能昭晰

深也晰音制

### 後漢書卷八十九

諸葛孔明  
 傳孔明  
 於草廬  
 對諸葛  
 孔明曰  
 凡欲成  
 大事者  
 必先定  
 計於胸  
 中此計  
 者乃天  
 地人三  
 才之理  
 也夫天  
 地之運  
 不可測  
 也聖人  
 之智亦  
 不可及  
 也然天  
 地人三  
 才之理  
 雖不可  
 及然天  
 地人三  
 才之理  
 不可不  
 明也夫  
 天之理  
 不可不  
 明也夫  
 地之理  
 不可不  
 明也夫  
 人之理  
 不可不  
 明也夫  
 天之理  
 不可不  
 明也夫  
 地之理  
 不可不  
 明也夫  
 人之理  
 不可不  
 明也夫

後漢書卷八十九考證

張衡傳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舊本或無此十四字

并質共劑注質劑猶今分文契也○文字別本作支我不忍以歛肩注孟子曰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臣會汾按章懷所引孟子每與今本大同小異此注二語尤不相合或別有所本

成哀之後乃始聞之○閻若璩云緯起哀平而平子言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初亦不省所謂讀班書李尋傳成帝元延中尋說王根曰五經六緯尊術顯士則知成帝朝已有緯名矣下言成於哀平之際最分明也

後漢書卷八十九考證



後漢書卷九十上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子 子 賢 注

馬融列傳第五十上

馬融傳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融集云茂陵人也將作大匠

嚴之子嚴援兄弟為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

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三輔決錄注曰恂字

季寬好學善屬文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

以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

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

虜颺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左傳

曰叔向云道殣相望杜注云餓死為殣也音覲融既飢困乃悔而歎息謂其

後漢書卷九十上 列傳 一中華書局聚

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芻其喉愚

夫不爲莊子曰言不以名害其生者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

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賞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

往應騰召四年拜爲校書郎中謝承及續漢書並云爲校書郎又拜郎中

也詣東觀典校祕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騰兄弟輔政

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

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

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五才金木水火

土也左傳曰朱子罕曰天生五材人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也元初二年前上廣成

頌以諷諫其辭曰廣成苑在今汝州梁縣西臣聞孔子曰奢則不

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爲界限也猶是以蟋蟀山樞

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詩國風序曰蟋蟀刺晉僖公也

儉不中禮其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毛萇注云已甚也鄭箋云君難當自樂亦無甚太樂欲其用禮以



詩曰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才不能言其

公以太康貽戒昭公以不能馳驅被譏言文武之道

頌折衷也樞音謳○劉敞曰註有才不能用案文才

當作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願養精神致之

無疆韓詩外傳曰人有五藏六府何謂五藏精藏於

之謂五藏也何謂六府喉咽者量腸之府也胃者五

膽者積精也天一生蒸民有物有則液之故憂擊鳴球載於

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獸背上有二十八反形如伏

長尺櫟之所止樂擊枕也象桶中有椎柄連底搖

之所以作樂見三禮圖球玉磬也虞謨舜典也詩小

雅曰吉日維戊既既禱田車既既同聖主賢君以增

盛美豈徒為奢淫而已哉伏見元年已來遭值屢運

元年謂安帝即位年也屢運謂地震大水雨意之類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

荒棄禁苑廢弛樂懸勤憂潛思十有餘年以過禮數

重以皇太后體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虞

烝烝之孝外舍諸家每有憂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

稀有曠絕時時寧息又無以自娛樂殆非所以逢迎

太和裨助萬福也臣愚以爲雖尙頗有蝗蟲今年五

月以來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間隙宜

幸廣成覽原隰觀宿麥勸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庶

百姓復覩羽旄之美聞鐘鼓之音歡欣喜樂鼓舞疆

畔孟子對齊宣王曰今王頗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

疾鼓之聲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

之矣欣欣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數何

以能田獵也此無佗與人同樂也劉以迎和氣招

致休慶小臣螻蟻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

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

臣聞昔命師於鞬櫜偃伯於靈臺或人嘉而稱焉

藏箭囊以藏弓韃音紀言反囊音高禮記孔子曰武

王剋殷倒載干戈包以獸皮名之曰建囊鄭注云建

讀為鍵音其蹇反謂藏閉之也此馬鄭異議司馬法

曰古者武軍三年不與則凱樂凱歌偃伯靈臺答人

之勞告不與也偃休也伯謂

師節也靈臺望氣之臺也彼固未識夫雷霆之為

天常金革之作昏明也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杜預

注曰雷霆震耀天之威也聖人作刑獄以象類之又

宋子罕曰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

人以輿亂人以廢廢與存自黃炎之前傳道罔記三

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

五以來越可略聞且區區之鄴郊猶廓七十里之園

盛春秋之苗鄴周文王所都孟子曰文王之園方七

冬曰詩詠園草樂奏騶虞韓詩曰東有園草駕言行

五狃于嗟乎騶虞毛萇注云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

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禮大司樂王大射

則奏騶虞是以大漢之初基也宅茲天邑揔風雨之會交

陰陽之和周禮曰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揆厥靈

園營于南郊和禮也乃建王國焉天邑謂洛陽也揆厥靈

區字恢胎曠蕩籟莫勿罔寥豁鬱泱頽音眇泱音烏

騁望千里天與地莽於是周陸環瀆右轡三塗左概明反並廣大貌

嵩嶽陸音欺於反上林賦曰江河爲陸郭璞注曰因

面據衡陰箕背王屋浸以波澹賣以榮陸爾雅曰管視也音馬板反三

洛衡陰衡山之北山海經曰雒水出焉東曰衡

州向城縣北王屋山在今王屋縣北禮曰豫州其

浸波澹其川榮洛水經注云澹水出黃山在今隨州

是也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峨峨磴磴鏘鏘唯唯隆穹

槃回嵎峗錯崔金山金門山也水經注云在繩池縣

南郡境薄云洛陽縣南大石山中有一萬安山在河

音魚執反並高峻貌神泉側出丹水湍池怪石浮磬

燿焜于其陂爾雅曰沈泉穴出側出也丹水湍

爲磬也燿焜光也其土毛則摧牧薦草芳茹甘荼

毛草也左傳云楚芋尹無宇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  
推相傳音角推牧未詳莊子曰麋鹿食薦一曰草稠

也詩曰茹菜也爾雅曰茶苦菜也芘其芸菹昌本深蒲音

紫其音其爾雅曰綦月爾郭璞注曰即紫菀也似菹  
可食芸香草也說文云似昔菹菹音資云都反廣雅

曰菹菹也深蒲謂蒲白生深水之中芝蒞菹菹荷  
蒲根也深蒲謂蒲白生深水之中

芋渠芝蒞菹可食而滑音戶官反禮記曰菹菹菜花紫  
葉可食而滑音戶官反禮記曰菹菹菜花紫

注云菹菹類也菹菹音戶官反禮記曰菹菹菜花紫  
食芋渠即芋魁也菹菹音戶官反禮記曰菹菹菜花紫

荏鳧葵格菲菹于爾雅曰蘇桂荏方言曰蘇亦荏也  
爾雅曰蘇桂荏方言曰蘇亦荏也

今俗名水葵爾雅曰荏菹荏菹音于  
閩反卽巴苴一名芭蕉于軒于也一名菹生於水中

其植物則玄林包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

生玄猶幽也包叢生也爾雅曰大阜曰椿梧栝栢拒  
陵絕高曰京藩亦蔽也建木長木也

柳楓楊並木名也柅音矩反豐彤對蔚崙額穆爽並林  
楊協韻音以征反

也對音徒對反崙音吟穆  
音所金反爽叶韻音生

布瀼確扈蕤熒惡可殫形鋪音敷確音以撥反郭璞  
注爾雅云草木花初出爲

後漢書卷九十一上列傳四一中華書局聚

笋與灌通其字從圭並花葉貌本從桂者誤也扈音戶蕙音

廣雅曰好色也音鳥燹至于陽月陰慝害作百草畢落林

衡戒田焚萊柞木爾雅曰十月為陽孫炎注曰純陰

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杜注云慝陰氣也害作言陰氣

肅殺害於百草也周禮曰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又

曰牧師掌牧地凡田事贊焚萊除草也柞音士然後

雅反邪斫木也周禮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然

舉天網頓八紘擊斂九藪之動物纒橐四野之飛征

羣聚也子由反周禮職方氏掌九藪揚州具區荊州

雲夢豫州圃田青州孟諸兗州大野雍州茲蒲幽州

養冀州楊紆并州昭余祁鄭玄注云澤無水曰藪

動物謂禽獸也纒音胡犬反又胡串反說文曰纒落

橐囊也音託四野四方之野飛征飛走也鳩之乎茲

囿之中山敦雲移羣鳴膠膠鄙駮譟謹子野聽聳離

朱目眩隸首策亂陳子籌昏也鄙駮獸奮迅貌也鄙

音普美反駮音侯韓詩曰駮駮侯侯或羣或友駮亂

也叶韻音玄隸首黃帝時善算者也陳子陳平善於

籌策也昏亂也言於時營圍煇廓充斥川谷罽罽羅

禽獸多不可算計於時營圍煇廓充斥川谷罽罽羅

羆彌綸阮澤臯牢陵山

羆音浮維網也音方官反並見爾雅

阮音苦庚反蒼頡篇曰阮壘也臯牢猶牢籠也孫卿

子曰臯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也諸本有作牢柵

也者非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爲堅周禮

職曰前後有屯甲乙謂相次也乘輿乃以吉月之陽

朔登于疏鑿之金路六驩駛之玄龍建雄虹之旌夏

揭鳴鳶之修幢

陽朔十月朔也疏鑿謂彫鏤也周禮

形制如左駕六馬也續漢志曰天子五路駕六馬

八尺曰龍禮記曰孟冬乘玄輅駕鐵驪今此亦順冬

左傳云舞師題以旌夏杜預注云旌夏大旌也揭舉

也音渠列反禮記曰前塵埃則載鳴鳶爲鷓也音

日月之太常棲招搖與玄弋注枉矢於天狼長庚即

大旗也畫之曰日月周禮云日月爲常招搖玄弋天狼

並星名也枉矢妖星可見尾目赤畫於旌旗也

後漢書卷九十一上列傳五十一中華書局聚

作亦上文大常畫也日月故云亦畫也羽毛紛其影馳揚金髮而拖玉瓌

影馳羽旄飛揚貌也影音必由反馳音羊救反蔡邕獨斷曰金髮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在馬髮前髮音

無犯反一音于公反瓌馬帶以玉飾之音襄屯田車於平原播同徒於高

岡旃旒摻其如林錯五色以摛光詩小雅曰我車既好又曰射夫既同

言徒樂齊同也旒亦旃也音古會反左傳曰旒動而鼓摻音所金反與森字同○劉攽曰注我車既好案

我當作田清氛埃埽野塲誓六師搜雋良野塲謂除其草萊令得驅馳也

左傳曰天子六軍雋良馬之善者司徒勒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教

達戒通周禮曰司徒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又曰司馬狩田以旌

焉注右和之門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鄭注云正其士之行列詩小雅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毛

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伐咎鼓撞華鍾獵徒

縱赴榛叢谷鼓大鼓也音公刀反徽燼霍奕別驚分

奔騷擾聿皇往來交舛紛紛回回南北東西獲反音並

馳貌風行雲轉凶磴隱訇黃塵勃滃闇若霧昏磴音並



反音火宏反並  
聲也滄音鳥董反  
日月爲之籠光列宿爲之翳昧

狡課才勁勇程氣傑校勇捷反狗馬角逐鷹鷗競鷲驍

騎旁佐輕車橫厲相與陸梁聿皇于中原絹繫也與野緝

特肩脰完羝撝介鮮散毛族桔羽羣工犬反與野鏃

馬也爾雅曰駞蹄跂善升顛音昆鏃猶撞也揚雄

方言曰吳楚之間或謂矛爲鏃音楚江反韓詩齊風

曰並驅從兩肩兮薛若傳曰獸三歲曰肩脰頸也謂

中其頸也脰音豆完羝野羊也臣賢案字書作號音

戶官反與完通桔諸家並古酷反案

字書桔從手卽古文攪字謂攪擾也然後飛鋌電激

流矢雨墜各指所質不期俱殪竄伏扔輪發作梧轄

輿矛也周禮曰王弓以授射甲革棍質者鄭玄云質

正也正音征扔音人證反聲類曰扔摧也言爲輪所

摧也梧支梧也音悟謂支著車也棍殺及狂擊頭陷

輿也叶韻音或夷由未殊顛音盧頓躓音丁外反蟬音丑蟬音丑充

衢塞隧葩華泝布不可勝計夷由不行兮夷由未殊謂未

後漢書卷九十一上列傳六一中華書局聚

也死殛音而充反說文曰動也若夫鷲獸毅蟲倨牙黔口

大匈音似林反亦動貌也哨後緼巡歐紆負隅依阻莫敢嬰禦爾雅曰駸如馬倨牙

能走虎豹黔黑也周禮考工記曰大匈音後有力而不

也緼音於粉反孟子曰有衆逐虎乃使鄭叔晉婦之

徒睽孤剗刺裸程袒裼鄭叔鄭莊公弟太叔段也詩

裼暴虎馱于公所孟子曰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

袒裼裸程於我側說文曰袒裼肉袒也謂挺身刺獸到亦

搓棘枳窮浚谷底幽嶰暴斥虎搏狂兕獄鬻熊祛封

狶爾雅曰櫛山桑也音一染反搓斫也音仕雅反斲

說文曰兕似野牛而青色祛音劫或輕訛撻悍廋疏

婁領犯歷嵩巒陵喬松履修構蹕撻枝杪標端尾蒼

蝱倚玄援木產盡寓屬單丘昭反說文音初趨反趨音

廋疏猶搜索也廋音所由反嵩山小而高銳曰巒音力

于反爾雅曰山大而高曰嵩山小而高銳曰巒音力

莫寒反標音蹕跳也遙反並木末也音尋謂長枝也抄音士

小反鼻而長尾郭璞注曰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

尺末有兩歧兩則自懸於樹以尾塞鼻零陵南康人

呼之音餘建平入呼之音相贈遺之遺也又音余救

反皆土俗輕重不同耳音居蠹反說文曰偏引一

足也木產謂穴居之屬也罕罔合部醫弋同曲類行並

也寓屬謂穴居之屬也罕罔合部醫弋同曲類行並

驅星布麗屬曹伍相保各有分局罕亦網也相如上

漢志曰將軍有部部下有曲督魚增蓉飛流織羅絡

網也音增弋繳射也分音扶問反增弋矢

縹遊雉羣驚晨鳧輩作輦然雲起雲爾電落增弋矢

縹同音補何反又補佐反說文曰以石著雉縹也絡

縹張羅貌也縹與幕通輦飛也音揮雲音素洽反廣

雅曰雲雨也言鳥爾乃蘋觀高蹈改乘回轅泝恢方

中繳如雨之落鳥爾乃蘋觀高蹈改乘回轅泝恢方

撫馮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橫天潢續遠

名小反田獵既罷故改乘回轅也左傳曰改乘轅而

北之泝上也恢大也馮夷河伯也句芒東方之神也

荒忽幽遠也重陽天也導鬼區徑神場詔靈保召方

相驅厲疫走蜮祥靈保神巫也楚辭九歌曰思靈保

帥百隸以歐疫洪範五行傳曰城射入生於南越謂

之短狐詩以蟲魚疏曰一名射景如鼈三足今俗謂之

水弩也○劉敞曰捐罔兩拂游光柳天狗緹墳羊音

正文案導當作道捐罔兩拂游光柳天狗緹墳羊音

所交反鄭注周禮曰捐除也國語曰木石之怪曰夔

罔兩游光神也兄弟第八人天狗星名也春秋元命包

曰天狗主守財縹繫也音息刻反然後緩節舒容裴

墳羊土之怪其形似羊見家語反然後緩節舒容裴

回安步降集波築川衡澤虞矢魚陳畧前波築池築也

築在池中作室不可用栖鳥入則捕之又曰拆竹以繩

縹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也周禮川衡掌川澤之禁

令澤虞掌國澤之政令也左傳曰魯隱公矢魚於棠

矢亦陳也國語曰魯宣公夏濫畧於泗川里革斷其

畧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水虞於是登川禽而嘗之

公曰吾之過茲飛宿沙田開古蠱音翬終葵揚關斧

也築音圍茲飛宿沙田開古蠱音翬終葵揚關斧

刊重冰撥蟄戶測潛鱗踵介旅茲飛即飲飛也呂氏

江中流兩蛟繞其船飲飛拔劍赴江刺蛟殺之魯連

子曰古善漁者宿沙渠子使漁山側雖十宿沙子不

得魚焉宿沙非暗於漁道也彼山者非魚之所生也

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晏

再搏乳虎若捷之功可以食桃田開疆曰吾仗兵禦

再搏乳虎若捷之功可以食桃田開疆曰吾仗兵禦

再搏乳虎若捷之功可以食桃田開疆曰吾仗兵禦

再搏乳虎若捷之功可以食桃田開疆曰吾仗兵禦

再搏乳虎若捷之功可以食桃田開疆曰吾仗兵禦

再搏乳虎若捷之功可以食桃田開疆曰吾仗兵禦

三軍者再可以食桃古冶子曰吾嘗濟河鼉銜左驂

以入砥柱之流吾逆而百步順流九里得鼉頭鶴躍

而二子可以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與治通輦

亦揮也介謂鱗蟲之屬也旅衆也○劉攽曰注公孫捷

持楮而再搏乳虎案如逆獵湍瀨湣薄汾撓淪滅潭

淵左挈夔龍右提蛟鼉春獻王鮪夏薦鼈鼉淪音蒲

奴教反並入水貌也淪滅謂沒於水中也鼉音壇鮪

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季夏之月令漁師取鼈也於是流覽徧照殫變極態

上下究竟山谷蕭條原野嶮愀上無飛鳥下無走獸

虞人植旂獵者効具車弊田罷旋入禁囿流覽謂周

周禮曰植虞旌以屬禽鄭注曰植猶樹也田上樹旗

令獲者皆致其禽也又曰車弊獻禽以享約注曰車

弊車止也膠音力救反愀音七救反亦蕭條貌也棲遲乎昭明之觀休息乎  
高光之榭以臨乎宏池宏大鎮以瑤臺純以金堤樹  
以蒲柳被以綠莎瀆瀆沆漭錯紵槃委天地虹洞固

無端涯大明生東月朔西陂純緣也音之尹反蒲亦

養沆音胡朗反瀕音莽並水貌也錯紛交結也乃命壺涿

也禮記曰大期水生於東日月出於西鄭注曰

驅水蠱逐罔螭滅短狐箝鯨鯢周禮壺涿氏掌除水

公戶反罔謂罔兩也螭龍也短狐即域也箝音七亦

反說文曰刺也周禮擊人掌以時箝魚龍龜蟹鄭衆

靡颶風陵迅流發櫂歌縱水謳滢魚出著蔡浮湘靈

下漢女游舟也音並也餘皇吳之船名也見左傳洪不能

無水而浮蚺音凡幃帳也音直由反颶疾風也音楚

疑反武帝秋風詞曰蕭鼓鳴兮發櫂歌劉向列女傳

曰津吏之女中流委河激之歌韓詩外傳曰瓠巴鼓

琴淫魚出聽淮南子曰上有叢菁下有伏龜論語曰

溺於湘水為湘夫人也見楚詞漢女漢水之神女詩

安斯寢戢翮其涯鸞鳥也鸞鳥屬也

珍做宋版印

不生卵也揚字異物志云能沒於深水取魚而食之

九少生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焉水鳥而巢高樹之

言曰野鳧也甚小好沒水中膏可以鑿方鱖鱣鱣鱣

鯉鱈魴樂我純德騰踊相隨雖靈沼之白鳥孟津之

躍魚方斯蔑矣在鎮音緒似魴而弱鱗鱣音徐林反口

曰魴之類也鱣音屢今鱣類白魚也鱣音嘗詩蟲魚疏

魚大如指沙中行詩大雅曰王在靈沼於物魚躍鄭

鳥注云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也皆以跳躍又曰白

中候曰武王度孟津白魚躍入于王舟中也然猶詠

歌於伶蕭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序曰樂官也詩國風

於伶官禮記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又曰百名以於

是宗廟既享庖廚既充車徒既簡器械既攻禮記曰

疊伍伯校千重山疊常滿房俎無空廣雅曰掉開也

後漢書卷九十一上列傳九一中華書局聚

音步買反班固西都賦曰置互擺牲班布也淤與飲  
同左傳曰加饒則飶期稿勞也山疊畫爲山文禮記

曰山疊夏后氏之樽也又曰周以房俎鄭  
玄注云房謂足下附也似於堂房矣 酒正案隊

膳夫巡行清醪車湊燔炙騎將鼓駭舉爵鍾鳴既觴

王之禮酒正中士辯文曰醪汁滓酒也大雅曰或燔或

炙將行也既既字作暨皆誤若乃陽阿衰斐之晉制闡

鼉華羽之南音 淮南子曰歌采菱發陽阿禮記曰

南方萬物華羽也所以洞蕩匈臆發明耳目疏越蘊愔

駭恫底伏越散也蘊愔猶積聚也愔與畜通恫音洞

始陰多滯伏濕積故作為舞以宣導 鏜鏜鎗鎗奏于

農郊大路之衢與百姓樂之 鏜鏜鎗鎗音測庚反孟

子謂齊宣王曰今王與百姓 是以明德耀乎中夏威

靈暢乎四荒東鄰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嶺而來

王南徼因九譯而致貢朔狄屬象胥而來同 助祭也



孔安國注尚書曰西旅西戎遠國也葱嶺西域九譯

謂九重譯語而通中國也尚書大傳曰周成王時越

裳氏重九譯而貢白雉朔狄北狄也周禮象胥掌蠻

夷戎翟之國使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鄭注

云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智者也此類之本

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秋觀北方曰譯此官

正為象者周始有南越重譯來貢獻是以名通言語

之官為象胥音諧○劉歆曰注名通言語之官為

象胥案文當作通名謂總稱言語之官為象胥也

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道在乎茲斯固帝王之所以

曜神武而折遐衝者也晏子春秋曰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觀焉景公觴之范昭曰

曰願請君之棄酌景公曰諾范昭曰已飲晏子命徹其

更之范昭歸以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也吾欲慙其

君而晏子知之仲尼聞之曰起方今大漢收功於道

於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

德之林致平於仁義之淵忽蒐狩之禮闕槃虞之佃

樂樂也虞與娛同闇昧不覩日月之光聾昏不聞雷霆之震

于今十二年為日久矣亦方將刊禁臺之祕藏發天

府之官常由質要之故業率典刑之舊章周禮八法四曰官常

後漢書卷九十一上列傳十一中華書局聚

以聽官理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察羣吏之

刊音契券也反采清原嘉岐陽登俊傑命賢良舉淹滯

拔幽荒清原地在河東聞喜縣北左傳曰晉蒐于清

有岐陽之蒐禮記月令孟夏命大尉贊傑俊遂賢良

左傳楚平王詰姦慝舉淹滯杜預注云淹滯有才德

而未敘察淫侈之華譽顧介特之實功聘畎畝之羣

雅宗重淵之潛龍華譽虛譽也介特謂孤介特立也

如小林賦曰掩羣雅音義云謂大乃儲精山藪歷思

河澤目矚鼎俎耳聽康衢營傳說於胥靡求伊尹於

庖廚索膠鬲於魚鹽聽甯戚於大車矚視也音所解

負鼎以干湯也墨子曰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康衢

謂甯戚也說苑曰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

鼠傳說代胥靡刑人築於傳巖之野高俾之昌言而

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揔括羣瑞俾使

當也宏大也前書揚雄曰宏遂棲鳳皇於高梧宿麒

麟於西園納儵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

韓詩外傳曰黃帝時

鳳皇上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尚書中候曰黃帝時麒麟在園帝王記曰堯時儵氏來貢沒羽西

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也永逍遙乎宇內與二儀乎無疆貳造

化於后土參神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儔煥巍巍而

無原論語孔子曰堯之爲君煥乎成功豐千億之子孫歷

萬載而永延詩大雅曰天錫百禮樂既闕北轅反旆

至自新城背伊闕反洛京闕止也音苦穴反新城屬河南郡今伊闕縣頌

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

融集云時兄仇子在融舍物故融因是自劾而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

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融集云時左將奏融遭兄子喪自劾而歸雖署當免

官制曰融典校祕書不推忠盡節而羞薄詔除希冀欲仕州郡免官勿弄禁錮六年矣太后崩

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爲河間王廩長史

時車駕東巡岱宗英光三年○劉敞曰正文廩長史案廩長自是官名後人不知妄加

後漢書卷九十一上列傳十一中華書局聚

史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及北鄉侯卽位

融移病去爲郡功曹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門校尉

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

續漢書曰融對大策於北宮端門大

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

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

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効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

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

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

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

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

士

埋根言不退

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

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爲衆所蚩

終以一言克定從要

毛遂趙平原君趙勝客也居門下三年時平原將與楚合從以

毛遂備二十人其十九人相與笑之比至楚毛遂果按劍與楚定從楚立發兵救趙事見史記廡養幾

也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

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

左傳曰鄭使高克率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

歸高克奔陳

朝廷不能用又陳星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

爲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

參在申爲晉分并州之地

西戎北狄

始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

卒如融言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

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

朔方自刺不殊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

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

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

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

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

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

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

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

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

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

違忤執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

以此頗爲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遺

令薄葬族孫曰碑獻帝時位至太傅三輔決錄注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

乎隴漢之間謂容於漢陽時易既而羞曲士之節惜

不貲之軀莊子曰磐桓利居貞終以奢樂恣性黨附

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識性也夫事苦則矜全

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老子曰人之輕死者以

死輕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前書音義曰胥相也靡

也莊子曰胥靡登高也不懼遺死生也此為矜全坐

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前書鼂錯曰千金之子坐不

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後漢書卷九十上

後漢書卷九十上 列傳 三十一中華書局聚

奇類書卷之十一

其大細難敘所文而曰矣辨途異應亦更詳矣  
不徒堂卷千金之平也識難辨時時  
不徒堂卷千金之平也識難辨時時  
不徒堂卷千金之平也識難辨時時  
不徒堂卷千金之平也識難辨時時  
不徒堂卷千金之平也識難辨時時  
不徒堂卷千金之平也識難辨時時



後漢書卷九十下

宋

宣

城

太

守苑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蔡邕列傳第五十下

蔡邕傳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

圉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南

六世祖

勳

謝承書曰勳字君嚴

好黃老平帝時為郿令王莽初授以厭

戎連率

王莽改隴西郡曰連率

勳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

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

姓哉

禮記曰曾子有疾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簣歟

易簣曾元曰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

我也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

注爾之愛我也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

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稜亦有清白行諡曰貞定公

邕祖攜碑云攜字叔業有周之胄昔蔡叔沒成王命其子仲使踐諸侯之位以國氏姓君其後也君曾祖

父勳哀帝時以孝廉爲長安邵長及君之身增修厥德順帝時以司空高第遷新蔡長年七十九卒長子

稜字伯直處俗孤黨不協于時垂翼華髮入爵不升年五十三卒諡法曰清白守節曰貞純行不差曰定

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

襟帶不寢寐者十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靜以禮有兔

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

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

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

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勅

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

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揚雄班固崔

駟之徒設疑以自通揚雄作解嘲班固作乃斟酌羣

答賓戲崔駟作達旨

言躓其是而矯其非

是也亦作釋誨以戒厲云爾有務

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

顛頂也華顛謂白首也胡老亦

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左傳宋司馬子魚曰雖

蓋聞

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之

易曰聖人

位何以守位曰仁也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

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銜仲尼設執鞭之言

伊尹名也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

士語孔子曰行義以達其道又曰富人執鞭以辟道也

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

淮南子曰甯戚

困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車以適於齊暮宿於郭

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三齊記載其歌

曰南山人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

大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公悅之以爲

穆公知百里奚自鬻於秦衣褐食牛期年而後夫如是

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

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

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

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

孟子曰若仲尼者拔乎其萃出乎其類

登

天庭序彝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

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

瑞應圖曰景雲者太平之慶雲也

時逝

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

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

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

羨音以戰反本或作美

盍亦回塗要

至俛仰取容

回曲也要音一遙反言履直道則不能有所至也

輯當世之利

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

遺猶也夫

獨未之思邪何爲守彼而不通此

彼謂貧賤也胡老傲

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哲之害

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謾爾斂袂而

興曰胡爲其然也

謾然翕斂之貌音所大反

胡老曰居吾將釋汝

居猶坐也釋解也

昔自太極君臣始基

太極天地之始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儀

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也

洪大

三代之隆亦有

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網縱人絃弛

王塗壞太極陔

賈逵注國語曰小崩曰陔

君臣土崩上下瓦解

淮南

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鉞右執白旄麾之則瓦解解而走遂土崩而下

於是智者騁詐辯

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

講習也

電駭風馳霧散雲

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縮萬金或談崇

朝而錫瑞珪

戰國策曰秦昭王見頓弱頓弱曰韓天下之喉咽也魏天下之胸臆也王資臣

萬金而游之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游韓魏入其將相北游燕趙而殺李牧齊王入朝四

國畢從頓子說之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再見賜白璧一雙

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

連衡謂張儀合從謂蘇秦

綴也流離隆貴翁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其危

夫華離蒂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

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

轂天天是加詩小雅曰速速方穀天天是極毛萇注

作轂者蓋謂小人乘龍方轂而行方猶並也劉敞曰

正文天天是加案上然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易豐卦

也豐其屋蔀其家王弼注云蔀覆是故天地否閉聖哲

潛形地閉賢人隱石門守晨沮溺耦耕論語曰子路

也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鄭玄注云石門魯城外門

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又曰長沮桀溺耦而耕並隱

也遁人顏歎抱璞蘧瑗保生願先生與寡人遊歎辭曰

野選而祿焉非不貴也而形神不全歎願得晚食以

歸反於璞則終身不辱論語孔子曰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

乘逝而遺輕

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史記曰衛靈公與夫人同

車宦者雍梁參乘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適曹遺輕謂若奔輕細之物而去言

甚也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

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

萌蒹葭蒼而白露凝

月令仲冬律中蕤賓微陰謂一陰爻生也詩秦

冰又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微陰謂一陰爻生也詩秦風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爾雅曰蒹蘆也葭蘆也

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

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絙地之

基

絙音古鄧反絙與亘同

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泯泯庶類含甘

吮滋

風泚齊貌

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己於

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

士端委縉緹

端委禮衣也左傳曰太伯端委以持周禮說文曰縉赤白也縹系緹也音它

反鴻漸盈階振鷺充庭

易曰鴻漸于陸鴻水鳥也漸出於陸喻君子仕進於朝詩

曰振振鷺鷺于下注云鷺白鳥也譬猶鍾山之玉泗濱

之石累珪璧不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山海經曰黃帝取密

山之玉策投之鍾山之陽尚書曰泗濱浮磬注云水中見石可以爲磬言鍾山多玉泗水多石喻漢多賢

音所洛反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

獫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辟開也音類亦反謂禹理洪水

而廣道之尚書曰四隩既宅隩居也音於六反武功定謂武王伐紂詩周頌曰載載干戈詩小雅曰薄伐

獫狁至于太原吉甫燕喜既多受社鄭玄注曰吉甫既伐獫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也左傳晉與楚戰

於城濮楚師敗績故當其有事也則簞笠竝載擐甲

揚鋒不給於務簞音素和反詩小雅曰荷簞荷笠所以

禦暑擐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

裕夫世臣門子誓御之族詩小雅曰曾我誓御也天

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鬣餘

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



屣不足以況其易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

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矐矐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

守高意無爲於持盈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河上公注云持滿必傾不如止也

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泊猶靜也狂淫

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賈誼鵬鳥賦之文也言夸華者

必死於權執也瞻仰此事體躁心煩聞謙盈之効迷損益之

數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又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王弼注云自然之質各定其分短者不爲不足長

者不爲有餘損益將何加焉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

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

踣音步北反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詩小雅若此

無罪勳胥以痛勳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師而病之是其大甚見韓詩前書

曰史遷薰胥以刑音義云謂相前車已覆襲軌而驚

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害何也天

高地厚跼而躅之

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躅怨豈在

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

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

也舍之則藏至順也

論語孔子曰用則行九河盈溢

非一由所防

九河謂河水分爲九道爾雅曰徒駭太

九河也

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

協韻音反今子責匹夫以

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燔何

光芒之敢揚哉

煙炎煙火之微細者言常懼微細以致毀滅杜預注左傳曰吳楚之間謂

火滅爲燔音子廉反炎音燭

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

陰食

晏子見伯常騫問曰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乎見晏子春秋陰食謂不顯食也凡日陰

食則井無影也

元首寬則望舒眺侯王肅則月側匿

望舒月也尚書

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眺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侯王肅眺則侯王舒注肅急也舒緩也

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

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沖取諸天紀

易坤文言履霜堅

於至艮卦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豐卦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利用遭泰可與處否

樂天知命持神任己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

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乎典籍

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前書司馬相如曰游于六藝之園馳騁乎仁義

之塗班固曰肴馔仁義之林藪也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

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

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閭闔乘天衢擁華蓋而

奉皇樞古今注曰華蓋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因而作華

蓋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己之圖

也勳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

萊祗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龜鳳喻聖人霧露喻昏闇也迂曲也

修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數不渝數厭也百渝變也

歲之後歸乎其居詩晉風也毛萇注云居墳墓也幸其獲稱天所誘

後漢書卷九十下列傳六一中華書局聚

也

謂小人妄得稱舉者天之所誘後必遇害也

罕漫而已非己咎也

罕無

所知聞也非君子之咎也

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鳴牛

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軻

伯翳即秦之先伯益也魯聞

語見史記葛盧東夷介國之君也介葛盧聘於魯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如其言晉太史蔡

墨曰昔有董父實其好龍能求嗜欲以飲食之以服事帝舜帝賜姓曰董氏曰豢龍並見左傳奚仲薛之

祖也世本曰奚仲作車衡軻也

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

驊騮非子享土於善圉狼臆取右於禽囚

倕舜之巧人也見尚

書造父者秦之先也為周穆王御驊騮耳之乘非子亦秦之先善養馬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

大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於秦並見史記圍養馬人也見周禮左傳曰戰於穀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

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臆取戈

弓父畢精於筋角

攸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

優見弓父弓工也關子曰宋景公使弓工為弓九年來

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東向而射矢踰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斂羽於石梁呂氏春秋曰荆

人依飛入江斬蛟前書武帝時吾邱壽王字子轅以善格五待制格五今之籠也東方朔以善談笑俳優得幸班固曰朔應諧似優也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杜預注左傳曰優調戲也

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遊前書上官

禁武帝封為期門郎從上甘泉大風車不得行解蓋

投禁雖風蓋常屬車桑弘羊洛陽買人也以能心計

為侍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忸怩心慙也忸音女六反怩音

尼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衡眉目歌曰練余心

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

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蹕宇宙而遺俗兮眇

翩翩而獨征太清謂天也和液謂和氣靈液也亭建亭孤峻之貌蹕猶越也音丑教反

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

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

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

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禪議郎張

後漢書卷九十九下列傳七一中華書局聚

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

堂谿姓也先賢行狀曰典

奏

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

字于度潁川人爲西鄂長

鑄刻立於太學門外

洛陽記曰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

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

論語二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碑議

毀若二碑毀而已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

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初朝議

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

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三互謂婚姻之家

互爲官也謝承書曰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禁忌轉

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原相是也上疏曰伏見幽

冀舊壤鎧馬所出鎧甲也周禮考工記曰燕無函函

函故無函匠也左傳曰比年兵飢漸至空耗今者百

姓虛縣萬里蕭條音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

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五十一

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

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爲三五之禁禁之薄者今

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

設三五自生留闕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

於幽賤竝以才宜還守本邦前書安國字長孺梁人

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買臣字

翁子吳人家貧負薪賣以給食歌謳道中後拜會稽

太守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五繼以末制

乎前書敞字子高河東人也爲京兆尹坐與楊惲厚

善制免爲庶人從闕下亡命數月冀州部有大賊

天子思敞功使使者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  
當越禁取能以救時敝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  
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

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五以差  
厥中書奏不省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  
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及  
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

說文曰牘書板也長一尺藝文

志曰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音義曰

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

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

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

印章蟲書謂爲蟲鳥之形所以書旌信也

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

趣執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憲陳方俗閭里小事帝

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爲宣陵孝子者

復數十人悉除爲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雷霆疾風

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

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誥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

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



王遭旱密勿祇畏無以或加尚書金滕曰秋大熱未

問諸史百執事詩大雅雲漢篇序曰宣王遇旱側身

修行欲消去之故大夫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密

勿祇畏言勤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音

普歷反史記曰霹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

號令所以教人也翼氏風角曰風者天之君者夫昭事上

帝則自懷多福詩大雅曰昭事上帝聿宗廟致敬則

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左傳曰國之大天子

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宰府謂司徒

衣謂祭官也漢官儀曰漢家赤迎氣五郊而車駕稀

出四時至敬文當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爲

疎廢謝過也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

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爲地道易稱安貞易坤文言

妻道也其象曰安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爲下叛

貞之吉應地無疆

後漢書卷九十九下 列傳 九一中華書局聚

夫權不在上則電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左表左謂陳之於表也猶今云如左

右如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

郊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云明堂月令四立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各以其日天子親迎氣於

其方并祭其方之帝季夏之未祭中央帝也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

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

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

及吏卒小污屢生忌故小污謂病及死也竊見南郊齊戒未

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

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

奉以致肅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章帝元和

山川百神應典禮者尚未減秩其議修羣祀以祈豐

年又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三年望祀華霍東柴岱

宗禱爲人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

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

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禮記曰

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所謂宮中有卒三月

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儀禮曰有

者則爲之三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

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

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

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

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恆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

漢名臣奏張文上疏其略曰春秋義

曰蝗者貪擾之氣所生天意若曰貪狼之人蠶食百姓若蝗食禾稼而擾萬民獸齧人者象暴政若獸而

齧人京房易傳曰小人義而反尊榮則虎食人辟

類殺意探指邪源皆象羣下貪狼威教妄施於寵推

類宜勅正衆邪清審選舉退屏貪暴魯僖公小國諸

侯勅政修己斥退邪臣尚獲其報六月甚雨之應豈

况萬乘之主修善求賢宜舉敦朴以輔善政陛下參

堯舜之聖秉獨見之明恢太平之業敦經好學流布

遠近可留須與神慮則可致太平招休徵矣制曰下

太尉司徒司空夫瑞不虛至災必緣朕以不德秉

統未明以招祲僞將何以昭顯憲法哉三司任政者

也所當風夜而各拱默訖未有聞將何以奉答天意  
救寧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改務消復之術稱朕意  
焉○劉放曰注則可致太平案文多一可字  
又曰救寧我人案救當作救救寧出尚書 臣愚以  
爲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右用事之便宣聲海內博

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  
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  
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効尤多餘  
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  
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  
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漢官儀曰三公聽探長吏臧  
否人所疾苦條奏之是爲舉  
者論也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  
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  
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語見前書今始聞善

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

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

平和平也  
章明也

三公歲盡差其殿

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

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

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

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注云適猶得也孝武之世

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

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

數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類也

夫書畫辭

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卽位之初先

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

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

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

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

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

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

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

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

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論語子夏曰雖

者焉致遠恐泥鄭玄注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泥

謂滯陷不通此豈以爲孔子之言當別有所據也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漢書儀曰秩六百皆當以

惠利爲績日月爲勞褻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

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

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

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

有此可皆斷絕以覈真僞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爲太子舍人○劉

後漢書卷九十九下 列傳 十一 中華書局聚

案文多一者字

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

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

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

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

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

皇后祖載之時

周禮曰喪祝掌大喪及祖飾棺及載

庭載謂升柩於車也○劉攽曰正文東郡有盜人妻

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僞雜穢難得勝

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

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

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邱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

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書奏帝乃親迎氣

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



爲丞尉焉光 and 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

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

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

皆取與爲列焉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詔

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

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洛陽記曰南宮殿西有金商門也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

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事在五行天文志其志今

志曰光和元年詔問曰連年蝗蟲其咎焉在邕對曰

易傳云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祕徵篇

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慘生蝗蟲貪苛之所致也

又南宮侍中寺雖難欲化爲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

冠尚元未變詔以問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難禱宣帝

初卽位將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雖難化

爲雄距而鳴將是后父禁爲平陽侯女立爲后至哀

帝晏駕后攝政王莽入君之象今難一身已變未至

臣竊推之頭爲元首入君之象今難一身已變未至

後漢書卷九十一下 列傳 十一中華書局聚

於頭而止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  
精政無所及頭冠或成爲患滋大也○劉攽曰注是  
一歲字又當作陽平侯非平陽也又特詔問曰比

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

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括囊喻閉口

括囊無咎王弼注云括結也以邕經學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露

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阜

囊封上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啓邕對曰臣伏惟陛下

聖德允明深悼災咎褒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

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避

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

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祲變以當譴責欲令人

君感悟改危卽安今災眚之發不於它所遠則門垣

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至切蛻墮雞化皆婦人干

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

嬈音女鳥反

生則

貲藏侔於天府死則邱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

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王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今者

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

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

趙嬈及今霍王也

今

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顥爲王所進光祿

勳偉璋

偉姓也璋名也漢有姓偉

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玳

玳音

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

尚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伏

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

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

大臣君之四體

謂股肱也

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

小吏雕琢大臣也

雕琢猶鑿創也以其罪也

又尚方工技之作鴻

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

厭伏也音一葉

反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荅天望聖朝既

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

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戇感激忘身敢觸忌

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

之禍

易曰君不密則失身

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

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

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邕所裁黜者皆側目

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

質字子文

著漢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卽中常侍程璜女

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中傷也於是詔下尙書召邕

詰狀邕上書自陳曰臣被召問以大鴻臚劉郃前為

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休假也前書音義曰史病滿百日當

免郃為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為州書佐續漢志曰書佐

主書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班郃不為

用致怨之狀邕集其奏曰邕屬張宛長休百日郃假

召太山黨魁羊陟與邕季父衛尉竇對門九族質為

尚書營護阿擁令文書不覺郃被詔書考胡母班等

辭與陟為黨質及邕頻詰郃問班所及郃不應遂懷

怨恨欲必中傷郃制曰下司隸校尉正處上邕集作

案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非結恨之本與

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

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外發宜以臣

對與郃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祕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災異齋詔申旨誘臣使言

齋猶持也與齋通

臣實愚戇唯

識忠蓋出命忘軀不顧後害遂譏刺公卿內及寵臣實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爲陛下建康寧之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使用疑怪盡心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思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爲戒誰敢爲陛下盡忠孝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

之愚冗職當咎患但前者所對質不及聞

前在金門對事之

時質爲下邳相故不聞也

而衰老白首橫見引逮隨臣摧沒并入

阮瑒誠寃誠痛臣一入牢獄當爲楚毒所迫趣以飲

趣音促欽猶隱御告人姓名無可

章辭情何緣復聞

對問章者今之表也邕集曰光

元年都官從事張恕以辛卯詔書收邕送維陽詔獄

考史張靜謂邕曰省君章云欲讎恕未有所施法令

無此以詔書又刊章家姓名不得對相指斥考事君

學多所見古今如此豈一事乎答曰曉是史遂欽章

爲文書臣賢案俗本有不解飲願身當辜戮句質不并坐也句乞則身死之日更生之

年也惟陛下加餐爲萬姓自愛於是下邕質於洛陽

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弃市事奏中常

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

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楊球使客追

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爲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

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

縣在今勝州銀城縣也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

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

其所著十意猶前書十志也邕別傳曰邕昔作漢記

曰臣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

能復操筆成草致章嗣廷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

王莽而止充武以來唯記紀傳無續志者臣所事節

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

非外史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

十志皆當撰錄會臣被罪逐放邊野恐所懷隨軀朽

腐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顛陪科條諸志臣欲刪

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

典羣書所宜下留神省察臣謹因臨戎長霍圍封上

有律曆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分別首目連  
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  
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  
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錢之



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爲報也屬猶勸也音燭智者中常侍王

甫弟也素貴驕慚於賓客諾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

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內寵惡之

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張隱文士傳曰邕告吳人曰吾

昔嘗經會稽高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爲

笛取用果有異聲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

爲椽邕取爲笛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

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

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

焉傅玄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有鳴

琴曰繞梁司馬相如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

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

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愜愜音

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

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爲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

後

卷九十下

列傳

十一中華書局聚

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

憮猶怪也音武

彈琴者曰我

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

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豈爲殺

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

莞笑貌也音胡板反

此足以

當之矣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聞邕名高辟

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

者不旋踵矣又切勅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

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

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爲侍中

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

侯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

於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爲其號今明公

威德誠爲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爲未可宜須關

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初平二

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震者陰盛侵陽臣

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

蓋瓜畫兩轡遠近以爲非宜

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皇太子皇子皆

安車朱輪青蓋金華瓜畫轡廣雅轡箱也卓於是改乘阜蓋車

續漢志曰中二千石

二千石皆阜蓋朱兩轡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邕

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恨用

案劉歆曰

恨用不成文理當云卓恨多自用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

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兗州若道遠難達

且遯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恆人每行觀

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

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

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忿

後漢書卷九十一下 列傳 六一中華書局聚

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  
不共爲逆哉卽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  
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  
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  
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  
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

世

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著史記但是漢家  
不書之事皆爲謗也非獨指武帝之身卽高祖善

家

令之言武帝筭緡權酷之類是也班固集云司馬  
遷著書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譏貶損

當

世非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  
謹士也

在幼主左右旣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  
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  
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  
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

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聞皆畫  
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靈紀  
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  
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  
釋誨敘樂女訓篆執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  
世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

深悲也

流極皆放也極音紀力反

當伯喈抱鉗扭徒幽裔仰日月

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

謂道促之冷不得避風塵也

其

意豈及語平日倖全人哉及解刑衣竄甌越潛舟江

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邱歸

骸先壟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

結信宿三遷

謂三日之間位歷三臺也

匡導既申狂僭屢革資同

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易同人卦曰先號咷而後

入胡中入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居數月其馬引胡

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叟曰何知非福及家富馬良其

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居一年

胡夷大入丁壯皆戰死者十九其子獨以跛之故子

父相保見屬其慶者夫豈無懷慶謂恩遇也懷思也

淮南子也乎君子斷刑尙或爲之不舉左傳鄭伯見號叔曰夫

杜注云不況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情變容而罰同

舉盛饜也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諉書流後執政謂放此爲戮

放音甫未或聞之典刑

贊曰季長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悅音伎後謂

女樂之類音伎謂鼓琴吹笛之屬也邕實慕靜心精辭綺斥言金商南

徂北徙謂對專於金商門指籍梁懷董名澆身毀籍

謂融因籍梁冀貴幸爲作西第頌

懷董謂邕懷董卓之恩也澆薄也

劉歆曰此卷內詔字多改作制字待詔字蓋武太后

諱照此時悉回避照字後人既  
已改還本字尚有遺者故爾

後漢書卷九十下

對美書群也十不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後漢書卷九十下考證

蔡邕傳不寢寐者十旬○宋本作七旬

奏求正定六經文字○臣世駿按此與張馴傳皆云  
奏求正定六經文字而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  
文字儒林傳序云詔諸儒正定五經刻於石碑盧  
植傳云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李巡傳  
云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考邕傳注引  
洛陽記亦祇有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論語晉羊  
欣筆法魏鄺元水經注亦祇言五經意熹平四年  
邕等所奏求定者六經暨光和六年書丹立石祇  
五經耳

邕乃自書冊於碑○冊字何焯校本改丹  
皆屈情從制○屈情二字監本訛作出清從宋本改  
奏其所著十意注唯記紀傳○記字一本作有

後漢書卷九十下考證

卷之六第十卷詩經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

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

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

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

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

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

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

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

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

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

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

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

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

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詩經卷之六



